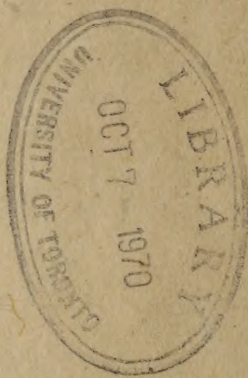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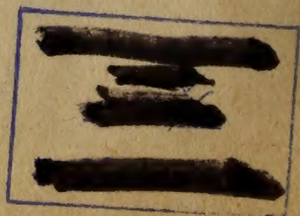
土





土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徐秋蓉蘭仲
徐　嵋蒼屾
馮　濆景何
編次
閩中陳瞿石先生　鑒定
男惟翰持何

五代史全目　正史

繼嵩、繼
蟾、繼嵬

唐明宗家人 曹后 夏后 魏后 王淑妃 子
從璟、從榮、從益、姪從粲、從璋、從溫、從
敏 愍
帝孔后

唐廢帝家人 劉后 子
重吉、重美

晉家人 高祖李后 安太妃 出帝馮后 高祖
子重信、重乂、重英、重進、重睿、重杲 高祖
叔萬友、子敬威、敬贇 萬銓、子敬暉 高
祖兄敬儒、弟敬德、敬殷、子重亂 出帝子
延煦、
延寶

漢家人 高祖李后 高祖弟崇信
子承訓、承勳 姪贇

周太祖家人 柴后 楊淑妃 張貴妃 董德妃
子侗、信 姪守愿、奉超、遜

周世宗家人　柴守禮　劉后　兩符后
子誼　誠　諴　熙讓　熙謹　熙誨

梁臣　敬翔　朱珍　李唐賓　龐師古　葛從周
霍存　張存敬　符道昭　劉捍　寇彥
卿

梁臣　康懷英　劉鄩　牛存節　張歸
霸　歸厚　歸弁　王重師　徐懷玉

梁臣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勳　王虔裕　謝彥章

唐臣　郭崇韜
安重誨

唐臣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　子匡翰　王建
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唐臣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李嚴　李仁矩　毛璋

唐臣　朱弘昭　馮贇　劉延朗　康思立
康義誠　藥彥稠

唐臣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李襲吉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何瓚

晉臣 桑維翰 景延廣
吳巒

漢臣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周臣 王林 鄭仁誨
扈載

死節 梁王彥章 唐裴約
南唐劉仁贍

死事 梁張源德 唐夏魯奇 唐姚洪 唐王思
同 唐張敬達 晉翟進宗 晉沈斌 晉
王清 周史彥超
南唐孫晟

一行 鄭遨 唐晉俱名之不起，賜號逍遙先生 張
薦明 晉賜號元通先生 石昂 仕晉，極諫不
聽歸老 程福贇 仕晉，爲李殷所誣，見殺
李自倫 六世同居，晉特旌其門閭

唐六臣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杜曉、俱仕梁爲顯官

義兒　李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俱李克用養子

伶官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俱事唐莊宗

宦者　張承業　張居翰、俱事唐莊宗

雜傳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俱藩鎮

雜傳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楊崇本　高萬興　溫韜、俱藩鎮

雜傳　盧光稠、譚全播　雷滿　鍾傳　趙匡凝、俱藩鎮

雜傳　朱宣、弟瑾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王珂　趙犨　馮行襲、俱藩鎮

雜傳　氏叔琮　李彥威　李振　裴迪　韋震　孫德昭　王敬蕘　蔣殷、俱唐臣、仕梁爲顯

宮　孔衜

仕梁唐

雜傳　劉知俊仕梁及岐蜀　丁會　賀

德倫　閻寶　康延孝俱仕梁唐

雜傳　張全義　朱友謙　袁象先　朱漢賓　段

凝　劉玘　周知裕俱仕梁唐　萇思鐸仕

梁唐

晉

雜傳　霍彥威　王晏球俱仕梁唐　安重霸仕唐

齊梁及蜀復歸唐　趙在禮　房知溫　王

建立　康福　郭

延魯俱仕唐晉

雜傳　華溫琪仕梁唐晉　萇從簡仕唐晉　張筠仕

梁唐弟籛仕唐晉　楊彥詢　李周　劉處

讓　李承約　張希崇　相里金　張廷蘊

馬全節　皇甫遇　安彥威俱仕唐晉　李

瓊仕晉及契丹

劉景岩仕晉

雜傳杜重威仕晉而降契丹又歸漢見殺　李守貞仕晉而降契丹又歸漢而反自焚死　張彥澤仕晉而降契丹見殺

雜傳王景崇仕唐晉漢而叛自焚死　趙思綰與景崇同叛見殺　慕容彥超仕唐晉漢周而叛自投井死

雜傳馮道初事劉守光已仕唐晉及契丹又仕漢周　李琪兄珽俱唐臣仕梁珽死琪又仕唐　鄭珏　李愚俱唐臣仕梁唐　盧導唐臣仕梁唐晉　司空頲仕梁唐

雜傳盧文紀仕終五代　馬胤孫　劉岳　馬縞　崔居儉俱仕梁唐　李懌唐臣仕梁唐　姚顗　崔梲俱仕梁唐晉　劉昫仕唐晉

雜傳王權唐臣仕梁唐晉　和凝仕唐晉漢　趙瑩　馮玉俱仕晉及契丹　盧質　呂琦

薛融 何澤 史圭
龍敏俱仕唐晉
雜傳
王延仕梁 裴皞唐臣仕梁唐晉 裴羽仕
梁唐使吳越歸又仕周 張允 于嶠 馬
重績俱仕唐晉 李崧仕唐晉及契丹 李
鏻 賈緯俱仕唐晉漢 王仁裕仕蜀歸唐
又仕晉漢 趙延義仕蜀歸唐又仕
晉及契丹歸又仕周 段希堯仕晉

考三
司天二 職方一

世家年譜十一
十國世家十 吳 南唐 前蜀 後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東漢

附錄三

遼史全目 稍節僭史

本紀三十

志卅三

表八

外戚　遊幸

部族　屬國

列傳四十五

后妃　太祖述律后　太宗蕭后　世宗蕭后　甄妃　穆宗蕭后　景宗蕭后　聖宗蕭后　欽宗蕭后　興宗蕭后　蕭妃　道宗蕭后　蕭妃　天祚蕭后　蕭妃

義宗倍太祖長子、子隆先道隱　章肅皇帝李胡太祖三子、子喜隱　順宗濬道宗長子　晉王敖盧斡天祚長子

耶律曷魯、蕭敵魯、耶律斜涅赤、耶律欲穩、耶律海里、

耶律敵剌、蕭痕篤、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

耶律覿烈、耶律鐸臻、王郁、耶律啚魯窘、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朔古、耶律魯不古、趙

延壽、高模翰、趙思溫、耶律漚里思、張礪、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摶、耶律洼、耶律頹昱、耶

律撻烈、

耶律夷臘葛、蕭海瓈、蕭護思、蕭思溫、蕭繼先、

室昉、耶律賢適、女里、郭襲、耶律阿沒里、

張儉、邢抱樸、馬德臣、蕭朴、耶律八哥、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袞、蕭合卓

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耶律

虎古、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奚低、耶律學古

耶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里、

蕭撻凜、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諧里、耶律奴瓜、

蕭排押、高勳、奚和朔奴、蕭塔烈葛、耶律撒合、

耶律合住、劉景、劉六符、耶律褭履、牛溫舒、杜防、蕭

和尚、耶律合理只、耶律頗的、

蕭孝穆、蕭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蕭敵烈、耶律盆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瑤質、耶
律弘古、高王、耶律的琭、大康乂、
耶律庶成、楊晳、耶律韓留、楊佶、耶律和尚
蕭阿剌、耶律義先、蕭陶隗、蕭塔剌葛、耶律敵祿、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朮哲、耶律玦、耶律僕里篤、
蕭奪剌、蕭普達、耶律侯哂、耶律古昱、耶律獨攧、蕭
韓家、蕭烏野
蕭惠、蕭迂魯、蕭圖玉、耶律鐸軫、

耶律化哥、耶律斡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律那

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耶律弘古、耶律馬六、蕭滴冽、耶律適祿、耶律陳家

奴、耶律特麽、耶律仙童、蕭素颯、耶律太悲奴、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韓家奴、蕭德、蕭惟信、蕭樂音

奴、耶律敵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耶律斡特剌、孩里、竇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徽、王

觀、耶律喜孫、

蕭兀納、耶律儼、劉伸、耶律胡呂、

蕭岩壽、耶律撒剌、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不也

蕭忽古、耶律石柳

耶律棠古、蕭得里底、蕭酬斡、耶律章奴、耶律朮者

蕭陶蘇斡、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篤

蕭奉先、李處溫、張琳、耶律余覩

文學二 蕭韓家奴 王鼎 耶律昭 劉輝 耶律孟簡 耶律谷欲

能吏 太公鼎 蕭文 馬人望 耶律鐸魯斡 楊遵勗 王棠

卓行 蕭札剌 耶律官奴 蕭蒲離不

列女 邢簡妻 耶律氏常哥 耶律奴妻 耶律朮者妻 耶律中妻

方技 直魯古 王白 魏璘 耶律敵魯 耶律乙不哥

伶官 羅衣輕 宦官 王繼恩 趙安仁

姦臣二 耶律乙辛 張孝杰 耶律燕哥 蕭十三 蕭余里也 耶律合魯 蕭得里特 蕭訛都斡 蕭達魯古 耶律塔不也 蕭圖古辭

逆臣二 轄底 察割 重元 滑哥 蕭翰 耶律牒蠟 耶律朗 耶律劉哥 耶律海思 耶律敵獵 蕭革 蕭胡覩 蕭迭里得 古迭 耶律撒剌付 奚囘離保 蕭特烈

外紀 高麗 西夏

國語解

宋史全目上 正史 依全史止分目錄上下不分南北

本紀四十七

藝文八

表三十二

宰輔五　宗室世系廿七

列傳二百五十五

后妃
太祖母昭憲杜太后　太祖孝惠賀后　孝
明王后　孝章宋后　太宗淑德尹后　懿
德符后　明德李后　元德李后　真宗章
懷潘后　章穆郭后　章獻明肅劉后　李
宸妃　楊淑妃　沈貴妃　仁宗郭后　慈
聖光獻曹后　張貴妃　苗貴妃　周貴妃

[illegible]
楊德妃　馮賢妃
英宗宣仁聖烈高后

后妃
神宗欽聖獻肅向后　欽成朱后　欽慈陳
后　林賢妃　武賢妃　哲宗昭慈孟后[illegible]

昭儀劉后　徽宗顯恭王后　鄭后　王貴
妃　韋賢妃　喬貴妃　劉貴妃　欽宗朱
后　高宗憲節邢后　憲聖慈烈吳后　潘
賢妃　張賢妃　劉貴妃　劉婉儀　張貴
妃　成恭夏后　孝宗成穆郭后　蔡貴妃
㦤肅謝后　李賢妃　光宗慈懿李后
黃貴妃　寧宗恭懿韓后　恭聖仁烈楊后
理宗謝后　度宗全后　楊淑妃

宗室

魏王廷美太祖　國弟　燕王德昭　秦王德
芳俱太祖子　秀王子偁德芳後

宗室

漢王元佐　昭成太子元僖　商王元份
越王元傑　鎮王元偓　楚王元偁　周王
元儼　悼獻太子俱太宗子
濮王允讓太宗孫

宗室

吳王顥　益王頵俱英宗子　吳王佖　燕
王俁　楚王似俱神宗子　獻愍太子茂　哲
宗子　鄆王楷　肅王樞　景王杞　濟王
栩　徐王棣　沂王樗　和王栻　信王榛

俱徽宗子　太子諶　弟訓　俱欽宗子　元懿
太子旉　高宗子　信王璩　高宗養子　莊文
太子愭　魏王愷　俱孝宗子　景獻太子詢
寧宗立燕王後　鎮王竑　寧宗養子

宗室　子湁　子崧　子櫟　子秖　子晝　子瀟
師羿　希言　希懌　士悟　士褭　士
㟢　士䥇　不𡍩　不棄　不尤　不息
善俊　善譽　汝述　扱近　叔向　彥俊
彥橚
彥逾

公主　秦國大長公主　太祖六　太宗七　眞宗
二　仁宗十三　英宗四　神宗十　哲宗
四　徽宗卌四　孝宗二　光宗三
魏惠獻王一　寧宗一　理宗一

范質　子旻、兄子杲　王溥　父祥　魏仁浦　子咸信、孫昭亮
石守信　子保興、保吉、孫元孫　王審琦　子咸衍、惠衍、孫克臣等　高懷德　韓

董贇子崇訓、張令鐸、羅彥瓌、王彥昇崇業

韓令坤父倫、慕容延釗子德豐從德琛、符彥卿子昭愿昭壽

王景子廷義、王晏、郭從義曾孫承祐、李洪信弟洪義、武行德、

楊承信、侯章、

折德扆子御勳御卿、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孫行

友曾孫克行

友子全

侯益子仁矩仁寶孫延廣、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趙贊、李繼

勳、藥元福、趙晁子延溥

郭崇、楊廷璋、宋偓、向拱、王彥超、張永德、王全斌曾孫

凱、康延澤、王繼壽、高彥暉

趙普弟安易

吳廷祚子元輔、元載、元扆　李崇矩、王仁贍、楚昭輔、李處耘子繼隆、繼和

曹彬子璨、瑋、琮、潘美、李超

張美、郭守文、尹崇珂、劉廷讓、袁繼忠、崔彥進、張廷

王翰、皇甫繼明、張瓊、

曹翰、楊信弟嗣贊、黨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

重進、劉廷翰、崔翰、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陳思讓、

焦繼勳（子守節）、劉重進、袁彥、祈廷訓、張鐸、李萬全、

田景咸、

王暉

李穀（子居潤）、竇貞固、李濤（弟澣、孫仲容）、王易簡、趙上交（子曮）、張錫、張鑄、邊歸讜、劉溫叟（子燁）、劉濤、邊光範、劉載、程羽、

張昭、竇儀（弟儼、偁）、呂餘慶、劉熙古（子蒙正、蒙叟）、石熙載（子仲立）、李穆（弟肅）

薛居正（子惟吉）、沈倫（子繼宗）、盧多遜、宋琪（宋雄）

宋

李昉子宗訥宗諤孫昭遜等、呂蒙正、張齊賢子宗誨、賈黃中

錢若水從弟若冲、蘇易簡、郭贄、李至、辛仲甫、王沔、溫仲舒、王化基子舉正舉元孫詔

張宏、趙昌言、陳恕、魏羽、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鎔、周瑩、王繼英、王顯、

陶穀、扈蒙、王著、王祐子旭孫質、楊昭儉、魚崇諒、張澹、高錫從子覺

顏衎、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瓚、邊珝、王明、許仲宣、楊克讓、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丕、董樞、

馬令琮、杜漢徽、張延翰、吳虔裕、蔡審廷、周廣、張藏英、石曦、張勳、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郭延謂

子延濬、從子延澤 趙延進、輔超、

楊業、子延昭等、王貴 荊罕儒 從孫嗣 曹光實 從子克明 張暉、司超、

李進卿 子延渥 楊美、何繼筠 子承矩 李漢超 郭進 牛思進

李謙溥 子允正 姚內斌、董遵誨、賀惟忠、馬仁瑀、

王贊、張保續、趙玭、盧懷忠、王繼勳、丁德裕、張延通、

梁迥、史珪、田欽祚、侯贇、王文寶、翟守素、王侁、劉

審瓊、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元達、常思德、尹繼倫

薛超、丁罕、傅思讓、田仁朗、劉謙、
趙琯、郭密、李緯、

劉保勳、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璫、袁廓、樊知古、郭載

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 子從吉 王繼升 子昭

遠、尹憲、王賓、安忠、

張鑑、姚坦、索湘、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輿、劉

綜、卞袞、許驤、裴莊、牛冕、張適、籍崇吉、袁逢吉、韓國

華、何蒙、慎知禮 子從吉

馬全義 子知節、雷德驤 子有終 孫孝先 簡夫 王超 子德用

王繼忠、傅潛、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興、許均、張進、李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仁美、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白守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呂端、畢士安 子仲衍、仲游 寇準

李沆 弟維 王旦、向敏中、

王欽若 林特 丁謂 夏竦、

陳堯佐 兄堯叟、弟堯咨、從子漸 宋庠 弟祁

陳執中、劉沆、馮拯 子行己、伸己 賈昌朝 弟昌衡、從子炎、伯[illegible] 梁

適

曾宗道、薛奎、王曙子益柔、蔡齊從子延慶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父孚子良規孫君錫、陳彭

年

任中正弟中師、周起、程琳、姜遵、范雍孫子奇曾孫坦、趙稹、任

布、高若訥、孫沔、

高瓊子繼勲繼宣、范廷召、葛霸子懷敏

曹利用子[illegible]、張耆子得一、楊崇勲、夏守恩弟守贇子隨

青、張亢、郭遵

吳育、朱紱子敏求、侄子昌言、李若谷子淑、孫壽明、復圭、王博文子

諮、

李諮、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戩、明鎬、王堯

臣、孫抃、田況、

田錫、王禹偁、張詠、

掌禹錫、蘇紳、王洙子欽臣、胥偃、柳植、聶冠卿、馮元、趙

師民、張錫、張揆、楊安國、

尹洙、孫甫、謝絳子景溫、葉清臣、楊察、

韓丕、師頏、張茂直、梁灝子固、楊徽之、楊澈、呂文仲、王著、

呂祐之、潘愼修、杜鎬、查道從兄陶

孔道輔子宗翰、鞠詠、劉隨、曹修古、郭勸、段少連

彭乘、嵇頴、梅摯、司馬池子旦從子里曾孫朴、李及、燕肅子度孫瑛

蔣堂、劉夔、馬亮、陳希亮

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李垂、張洞、李士衡、李溥、胡則、薛顔、許元、鍾離瑾孫充、崔嶧、田瑜、施昌言、

楊偕、王沿子鼎、杜杞、楊畋、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素、馬尋、杜曾、李虚己、張傅、俞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邊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寇瑊、楊日嚴、李行簡、章頻、

陳琰、李宥、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稹、趙賀、高覿、袁

抗、徐起、張旨、齊廓、鄭瓌、

王琪、魚周詢、賈黯、李京、吳鼎臣 吳景初 馬遵 吳及、范師

李絢、何中立、沈邈、

張昷之、魏瓘 弟琰 滕宗諒 劉越 李防、趙湘、唐肅 子詢 張述

黃震、胡順之、陳貫 子安石 范祥 子育 田京

周渭、梁鼎、范正辭、劉師道、王濟、方偕、曹穎、劉元瑜、

楊告、趙及、劉湜、王彬、仲簡、

楊億、弟褘子紘 晁迥子宗愨 劉筠、薛映、

謝泌、孫何弟僅 朱台符、戚綸、張去華子師德 樂黃目、柴

成務、

喬惟岳、王晄 張雍、黃徽、魏廷式、盧琰、宋摶、淩策、楊覃、

陳世卿、李若拙子繹 陳知微、

上官正、盧斌、周審玉、裴濟、李繼宣、張旦、張煦、張佶、

王延德、常延信、程德元、魏震、張質、楊允恭、秦羲、謝

德權、閻日新、靳懷德、

李迪子柬之、肅之、及之、孫孝基、孝孫、孝稱 王曾弟子皦 張知白、杜衍、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呂夷簡子公綽、公弼、公孺、張士遜

韓琦子忠彥、曾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從父罕、從兄琪

富弼子紹庭、文彥博

范仲淹子純祐、純禮、純粹、范純仁子正平

韓億子綜、絳、韓絳子宗師、韓維、韓縝子宗武

包拯、吳奎、趙抃子屼、唐介

邵亢從父必、馮京、錢維演從弟易、易子彥遠、明逸、諸孫景諶、勰

張方平、王拱辰、張昪、趙槩、胡宿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歐陽修子發、棐、劉敞弟攽、子奉世、曾鞏弟肇

宋

蔡襄、呂溱、王素從子靖、從孫震、余靖、彭思永、張存、

鄭獬、陳襄、錢公輔、孫洙、豐稷、呂誨、劉述、劉琦、錢顗

鄭俠

何郯、吳中復從孫擇仁、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

楊繪、劉庠、朱京

蔚昭敏、高化、周美、閻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忠、范

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石普、張孜、許懷德、李心則、張亢兄奎、劉文質子渙、趙

滋

劉平弟兼濟郭遵 任福王珪武英桑懌耿傅王仲寶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岊張君平史方盧鑑
李渭王果郭諮田敏侍其曙康德輿張昭遠
王安石子雱唐坰王安禮王安國
李清臣安燾張璪蒲宗孟黃履蔡挺兄抗王韶子厚宋
薛向子嗣昌章楶
常秩鄧綰子洵武李定舒亶蹇周輔徐鐸王廣淵王
陶王子韶何正臣陳繹
任顓李參郭申錫傅求張景憲竇卞張瓌孫瑜許

遵盧士宗錢象先韓壽杜純杜常謝麟王宗望

王吉甫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構張

詵蘇寀馬從先沈遘弟遼從弟括李大臨呂夏卿祖

無擇程師孟張問陳舜俞樂京劉蒙苗時中韓贄楚建

中張頡盧革子秉

滕元發李師中陸詵子師閔趙禼孫路游師雄穆衍

楊佐李兌從弟先沈立張掞張燾俞充劉瑾閻詢葛

宮張田柴諲李載姚煥朱景子光庭李琮朱壽隆

盧士宏、單煦、楊仲元、余良肱、潘夙

徐禧、李稷、高永能、沈起、劉彝、熊本、蕭注、陶弼、林廣

种世衡 子古、諤、誼 孫朴、師道、師中

司馬光 子康 呂公著 子希哲、希純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

蘇軾 父洵 子邁、迨、過 孫簞、符、箕、籥、籌、篯、籥、籍、節、笈、篴、筆、簹、峴

蘇轍 軾弟 子遲、适、遠 孫簡、籀、䇳、湖、林、麓、森 從姪安節 子秉、于能

呂大防 兄大忠 弟大均、大臨 劉摯 蘇頌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永、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 弟旦 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溫

益

孫覺 弟覽 李常、孔文仲 弟武仲 平仲、李周、鮮于侁、顧臨、李

之純 從弟之儀 王覿 子義 俊 馬默

劉安世、鄒浩 田晝 王回 曾誕 陳瓘、任伯雨、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 弟汝霖 汝方 吳陶、張廷堅、龔夬

孫諤、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孫鼛、吳時、李昭玘、吳師禮、王漢之 弟渙之、黃廉、朱

張舜民、盛陶、章衡、顔復、孫升、韓川、龔鼎臣、鄭穆、

席旦、喬執中、

傅楫、沈畸、蕭服、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張克公、毛

注、洪彥升、鍾傳、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遹、

郝質、賈逵、竇舜卿、劉昌助、盧政、燕達、姚兕弟麟子雄古

、楊燧、劉舜卿、宋守約子球

苗授子履、王君萬子贍、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

王光祖、李浩、和斌子詵、劉仲武、曲珍、劉闐、郭成、賈

嵒、張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隆、

趙挺之、張商英兄唐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攄、管師仁、侯蒙、蔡攸、李邦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野、曹輔、耿南仲、何㮚、孫傅、陳過庭、張叔夜、聶昌、張閣、張近、鄭僅、宇文昌齡子常、許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蒲卣、沈銖弟錫、路昌衡、謝文瓘、陸蘊、黃寔、姚祐、樓异、沈積中、李伯宗、汪澥、何常、葉祖洽、時彥、霍端友、俞㮚、蔡薿、

賈易、董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濤、楊畏、崔台符、楊
汲、呂嘉問、李南公、董必、虞策弟奕、郭知章
劉拯、錢遹、許敦仁、吳執中、吳材、劉昺、宋喬年、强淵
明、蔡居厚、劉嗣明、蔣靜、賈偉節、崔鷃、張根弟樸任
諒、周常、
何灌、李熙靖、王雲、譚世勣、蔡楙、執禮、程振、

何讓 李煕 韓王 遷西山 [illegible]

蕭 周常

明 大參 吕原 [illegible] 欽 [illegible]

劉珏 錢溥 許彬 丁忠 [illegible] 中 [illegible] 吳 吾年 顯 闕

沈 呂 蕃 周 李 南 公 董 [illegible] 章

賈易 董 [illegible] 土宮 白來 [illegible] 葉 [illegible] 畏 [illegible] 合 [illegible]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范　穀天民　歸爾瑜上珍
同學　　　　　　　　　　　　參訂
潘　麟喜曾　潘秉六時御

五代史宋歐陽修本凡七十四卷

梁太祖姓朱，名溫，更名晃，宋州碭山人，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帝初從黃巢爲盜，降唐，賜名全忠，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進封梁王，弒昭哀二帝，即皇帝位，

末帝名友貞，太祖四子

唐莊宗姓李名存勗小字亞子其先出于西突厥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爲姓祖赤心討龎勛功拜振武節度賜姓李名國昌父克用破黃巢復京師功拜河東節度進爵晉王帝嗣立滅梁即皇帝位

明宗名嗣源克用養子　閔帝名從厚明宗三子

廢帝名從珂明宗養子

晉高祖姓石名敬瑭父臬捩鷄本出西夷從李克用征伐有功爲洛川刺史帝仕後唐爲太原節度尚永寧公主尋起兵滅後唐受契丹冊命即皇帝位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子

漢高祖姓劉名知遠更名暠其先沙陀部人後世居太原初仕晉領忠武軍節度後封北平王及契丹滅晉中原無主遂即皇帝位

隱帝名承祐高祖二子

周太祖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仕晉拜順州刺史爲劉仁恭所殺帝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郭雀兒初仕漢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及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隱帝時鄴都留守舉兵入汴爲衆所推遂即皇帝位

世宗名榮太祖后兄柴守禮子

恭帝名宗訓世宗四子

附十二國

吳越 錢鏐 元瓘 弘佐
弘倧 弘俶

吳 楊行密 渥
演 溥

岐 李茂貞
曮

前蜀王建
衍

燕劉守光

楚馬殷　希聲　希範
希廣　希萼　希崇

閩王審知　延翰　延鈞　繼鵬
延義　朱文進　延政

南漢劉隱　龔　玢
晟　鋹

南平高季興　從誨　保融
保勗　繼沖

後蜀孟知祥
昶

南唐李昪　景
煜

東漢劉崇　承鈞
繼恩　繼元

遼史 元臣脫脫生而岐嶷初就學即請于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及長才兼文武儀狀雄偉頎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器識宏遠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士下賢始終不失臣節竟爲哈麻所擠以猲死至元中詔修宋遼金三史以阿魯圖爲總裁而脫脫爲都總裁遼史凡一百十六卷阿魯圖爲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輭非刑部所當用阿魯圖曰廟堂若選儈子須用强壯人尚書欲詳讞刑獄耳但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須强壯言者無以應

遼

耶律億　德光
阮　璟
賢　隆緒
宗眞　洪基
延禧　淳
定　雅里

大石 塔不煙
燮烈 普速完
直魯古

宋史 元脫脫本凡四百九十六卷

宋太祖 姓趙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任後唐漢周三朝贈太尉帝事周世宗拜殿前都檢點陳橋兵變衆將擁立遂即皇帝位

太宗 名炅初名匡義賜名光義太祖母弟

真宗 名恒太宗三子

仁宗 名禎真宗六子

英宗 名曙太宗曾孫濮安懿王子

神宗 名頊英宗長子

哲宗 名煦神宗六子

徽宗 名佶神宗十一子

欽宗 名桓徽宗長子

王建楊渥移檄復唐

羅隱說錢鏐討梁

後梁太祖 在位六年號開平乾化

後梁祖朱溫初從黃巢爲盜降唐賜名全忠封梁王遂其詐力遂遷唐祚其兄責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及受晉王摧辱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在位六年恣意聲色淫亂張全義家其子欲殺不果復縱淫子婦八人入侍張王尤寵友珪殺之刃洞於胸蓋溫本盜耳一旦有天下據非所據而躬爲禽獸之行老賊萬段寧爲甚乎

梁震終身稱前進士

獻瑞梁一[illegible]

[illegible]

溫旣受禪唐臣張文蔚讀冊寶已降率百官舞蹈稱賀溫與之宴擧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慚不能對後禮部尚書蘇循朝夕望梁相溫薄其爲人敬翔李振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立于維新之朝勅令循等皆致仕○溫母王氏生三子溫最幼黃巢起溫去母亡入巢黨爲盜已歸唐拜節鎭遣人迎母母惶恐走避謂使者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使者具道所以然乃驚喜泣下旣至爲置酒捧觴稱壽因啓母曰朱五經一生讀書不能博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愧前人矣母惻然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誼未必如前人也溫黙然溫父爲五經敎授故云○溫嘗避暑張全義家淫其婦女殆徧其子繼祚欲殺之全義曰吾爲李罕之所圍啖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此恩不可忘乃止○諸子在外溫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尤寵友珪婦張氏妬之密告友珪斬關入寢殿溫驚起友珪曰老賊萬段遂殺之以敗氈裹尸瘞于寢殿

張承業稱唐官終身

劉鄩百步一計

後梁末帝 在位十年號貞明龍德

後梁末帝有志報仇禁兵一呼大逆授首即都大梁稱帝矣夫帝本膏粱子材非過人棄敬翔王彥章用趙巖張傑等與李存勗勁敵爲難何能自保迨嗣源入都國竟不守日夜啼哭不知所爲於是自殺史言帝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可以存而不存其父及之也赤族之報天豈恕溫賊哉向使存勗斷棺焚屍則弑二君一后之罪庶足以快臣民之憤但劉室斵樹而止亦略於討惡之典矣

錢鏐奪梲

齊丘鐵筯畫灰字

友珪既殺父又殺友文自即位改元鳳曆正二月末帝起兵討之友珪遂自殺袁象先等迎帝帝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遂即位于大梁○敬翔知梁室已危忽以繩內靴中入見帝曰陛下不用臣言不如死引繩將自經帝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不可遂以彥章爲招討使彥章本村農以驍勇著能跣足行棘上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捷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晉王爲梁勁敵獨彥章心輕之謂人曰亞次鬬雞小兒何足懼已梁日削勢不支中都之戰馬踣被擒晉王見謂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意欲活之彥章慨然作俚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受梁恩非死不能報遂見殺

○趙巖及德妃兄弟張傑張漢鼎等依勢弄權政事日紊以至于亾○帝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吾首不可俟彼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泣遂殺帝因自殺○唐主欲發溫墓斲棺焚尸張全義言人已死刑無可加乞免其斲以全聖恩唐主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

王彥章義不臣唐

以李存賢鎮幽州踐手搏之約

後唐莊宗在位三年 號同光

後唐莊宗李存勗幼從父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昭宗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破梁及燕還矢太廟以成父志天下壯之在位之後荒於色賄於貨般於遊淫於獵戮忠直侮縉紳且舉手自矜曰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故梁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酷好伶人尤其素習甚至優名李天下躬自爲之甘蹈下流而不恥卒弒於從謙焚以樂器固其宜也

孔謙賜號豐財贍國功臣

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

初克用臨終以三矢賜帝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三者吾遺恨也與汝三矢毋忘父志至是帝果繫燕父子函梁君臣首入太廟還矢焉○劉后素微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后性悍妒與諸姬爭寵而自恥其家世特諱之帝乃故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篋使子繼岌提破帽隨造卧內呼曰劉山人來省女后大怒笞岌而逐之以此爲笑樂蓋狎習久身自爲伶也○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七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帝嘗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一日與諸伶戲于庭四顧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遽前手批其頰帝失色左右及諸伶皆大駭共持新磨詰之答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于是衆乃大笑帝喜更厚賜○唐趙在禮反于鄴命李嗣源討之帝幸關東招撫至萬勝聞嗣源已據大梁登高嘆曰吾不濟矣會優人郭從謙作亂帝爲流矢所中遂殂近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

嗣源入洛得其骨于灰燼之餘

勅解縱五方鷹隼

刻九經板印賣

後唐明宗在位八年號天成長興

後唐明宗本胡人克用養子也。莊宗旣弑、諸將請立、使堅辭避位、迎立魏王、不獨唐室再造、亦且功名令終、奈何監國之令行、而通王雅王殺於民間、魏王繼岌縊于渭南耶。然在位以來、頗多善政。置端明殿學士、使百官轉對奏事。禁四方之獻、獎六畏之疏。聽醫瘡剜肉之詩。史稱有道焉、而不知其弑主母殺諸王、大節殊虧也。傳子未幾、即爲阿三所弑。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天道恢恢、信夫。

張憲忠義

孫洪死節

帝稱監國，弑劉后，殺諸王。李紹貞等請改國號，帝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不聽，遂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帝本武夫，不知文字，每四方章奏至，必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復不知書，讀多舛誤。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趙鳳及馮道爲之。鳳性剛耿。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帝以示羣臣。鳳進曰：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即舉斧祈之，應手而碎。○唐澄上疏言：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賢人隱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帝獎之。○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曲盡農家情狀，人主不可不知也。

學教美諫厚賞將士

張文寶不受吳餽

後唐閔帝號應順在位四月 廢帝號清泰在位二年

後唐閔帝名學士讀貞觀政要亦有圖治之意奈朱弘昭馮贇用事擅易藩鎮使廢帝疑懼舉兵鳳翔廢帝本王寡婦子明宗過平山掠養宮中最見親愛乃不念父德而弒閔帝於衛州殺孔妃四子暴矣及石郎至心膽墮地即攜傳國寶登樓燒死又何怯也當時入洛許軍士犒錢府庫枵然括民財給之猶然怨望因惡廢帝而思閔帝有菩薩生鐵之謠嗟乎唐祚止十三年而四主三姓慘殺相尋何其烈哉

石敬瑭有功得衆心

梁震稱荊臺隱士

朱弘昭馮贇以廢帝久鎮鳳翔欲徙之廢帝謀于將佐皆曰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遂舉兵拒之閔帝出奔廢帝至蔣橋馮道等上表勸進遂入洛陽即位遣人弑閔帝于衛州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帝遇害慟哭半日自經而死○時有司百方斂掊民財及竭左藏舊物與諸道貢獻至后妃器服簪珥皆出之以賜軍士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廢帝剛嚴有悔心故也及石敬瑭引契丹至軍士驕悍不為用群臣或勸帝北行帝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墮地○廢帝欲擇宰相問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姚顗有人望帝未能決因並書其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且以箸挾之得文紀遂拜同平章事已石晉兵起帝北征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相待自卿入相輿議皆謂可致太平不圖今日使我至此紀惶恐謝○宰相馬胤孫不通世務時號為三不開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

和凝署門不通賓客

安重榮恥臣契丹

後晉高祖（號天福）在位七年　出帝（號開運）在位四年

後晉祖石敬塘明宗愛婿也借契丹兵入洛陽移唐祚罪難逭矣尊契丹爲父皇帝復獻幽薊十六州令山前山後四百三十二年不見天日害尤甚焉然猶數被責讓憂鬱而殂馮道背顧命立兒子出帝內政不修調鷹拒諫寇至而不知懼吁翁怒則來戰矣十萬橫磨劒安在哉迨德光升殿自稱大遼天子諭曰孫兒但勿憂官取一喫飯處而生也蒙名負義死也委骨窮塵誰實爲之耶

桑維翰請負契丹

況効死節

帝受契丹命爲大晉皇帝割幽薊涿澶順新雲蔚瀛莫武應朔嬀儒寰等十六州以獻之上尊號曰父皇帝契丹止晉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已而晉納吐谷渾契丹遣使來讓帝憂悒成疾命幼子重睿出拜馮道使輔立馮道背顧命而立出帝○出帝既立桑維翰求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初景延廣對契丹使曰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勿悔也至是契丹主曰致兩主失權皆汝所爲十萬橫磨劍安在○契丹主名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于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願推戴皇帝于是始通天法絳紗袍登正殿稱大遼會同十年諭晉主曰孫兒但勿憂云云遂封帝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桑維翰形容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又鑄鐵硯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卒以進士及第仕晉爲大臣

帝初爲李氏贅婿牧馬犯僧田

契丹以馮道爲太傅

盡載庫寶以行

後漢高祖 號乾祐 在位二年 隱帝 仍號乾祐 在位二年

後漢祖劉智遠擁精銳之兵居形勝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乏主。遂南面而正位焉。改國號漢。仍稱天福年。曰。予未忍忘晉也。議括民財賞將士。聽李后之諫。悉宮中所有出以勞之。中外悅服。二年而殂。隱帝嗣位。時大臣多武夫。將相如水火。帝復遊戲自如。太后切責之。欲殺邪章弘肇。太后戒不可。乃重違賢母之命。輕信羣小之謀。禍不旋踵。必然之勢也。父子相繼不過四年。享國之短。天乎人乎。

郭威温辭色受言將卒歸心

帝在河東富强冠諸鎮及契丹滅晉諸將勸進于是先正位號然後出師○隱帝時楊邠總機政王章掌財賦史弘肇典宿衛郭威主征伐邠素愚蔽不喜書生嘗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强足矣文章禮樂何必介意弘肇亦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王章尤不喜文士嘗曰此輩與一握算子不知顛倒何益于國自是將相始有隙如水火矣未幾帝殺楊邠王章史弘肇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至封丘帝遣兵拒之自出勞軍為亂兵所弒○高祖從弟蔡王信素驕貨好殺戮軍士犯法者召其妻子對之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流血盈前而信樂飲自如也○蘇逢吉貪詐嗜殺事高祖高祖嘗以生日命其疏理獄囚謂之淨獄逢吉閱囚無輕重盡殺之還報曰獄淨矣○劉銖官節度用法刻深民有犯者問其年幾何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執其妻裸露至以席自蔽云

帝白謂周郭
威之後

李穀以人臣
盡職爲對

後周太祖（在位三年）號廣順

後周祖郭威嘗說劉知遠晉陽稱帝建策最多迨其後也受托孤之任負震主之威因隱帝誅戮大臣知必不能自全不得已乘危而發至封丘隱帝爲亂兵所弑猶迎劉贇澶州之行裂旗被體即爲衆所擁立論者於此有恕辭焉況其碎玉器於庭不貴異物罷管田牛課能恤民隱不過羅絶貢獻拜孔林善政班班載在簡册故五代十三君賢者獨推後周世宗爲最太祖次之其餘俱無足稱者

[illegible]湘[illegible]

[illegible]號[illegible]佛子[illegible]和尚

馮道帥百官謁見帝帝自迎春門入帥百官見漢太后因請立嗣君太后詔迎漢主從弟贇即位會遼兵入寇太后命帝擊之至澶州將士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裂黃旗以被帝體因擁南行太后詔廢贇爲湘陰公乃以帝監國尋即大位○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于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仍戒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以充國用帝曰利在于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初梁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百姓甚苦詔悉罷之○淮南饑請糴于周帝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禁○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王峻曰朕起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拜又拜墓命禁樵採

帝有削平天下之志

南唐孫晟以死報國

旌劉仁贍之節

趙匡胤發其機餘焉

後周世宗 在位六年 號顯德

恭帝 在位六月 仍號顯德

柴世宗幼從姑長太祖家以晉王而繼周祚深知近世之弊在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轉敗爲功南割江淮西克秦鞏北開關南皆身履行陣決策應機功亦烈哉毀佛像鑄錢賑淮南米粟刻木爲耕夫織婦置諸庭服則名儒臣讀前史商確大義五六年間德威震於寰區制作可施後世不意中道而崩恭帝嗣位半年而陳橋兵變黜檢作天子非周祚之甚促實宋運之當興耳

韓通一門死節

李筠伐宋死節

李重進死節

光廢遼

帝自將與東漢戰于高平。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帝親冒矢石，大敗漢軍。以樊何貫戰，斬之。自是將卒始知所懼。○伐南唐，取江北四州。江淮始通舟楫。○伐蜀，取秦階成州。○伐契丹，關南悉平。○時中國乏錢，詔悉毀天下銅佛像鑄錢。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幻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尚在，苟利于民，猶不惜割截，豈惜此銅像哉。○淮南饑，帝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帝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即詔頒圖法，使吏民先習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田。○帝嘗于文書囊中得長三寸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命趙匡胤代之。及恭帝立，遼與東漢連師入寇，遣匡胤禦之。都下讙言將以出軍日册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惟內廷晏然不知。師至陳橋驛，將士聚謀已定，擐甲執兵，直逼匡胤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匡胤未及對，則相●

與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

錢鏐在位三十二年謚武肅按鏐封落星石爲寳石山制書稱號寳正

元瓘在位十年謚文穆

弘佐在位六年謚忠獻

弘倧在位一年

弘俶在位三十五年

楊行密在位五年

附十二國

五代偏方割據之國有十二焉吳越錢鏐臨安人也唐僖宗時販鹽爲盜有豫章術者謂臨安有王氣見鏐驚曰此其人矣後以討黃巢平董昌功封越王又封吳王保據浙江射潮築塘改所居城爲衣錦軍梁封吳越王子元瓘嗣劬勤著績天顯無傷子弘佐嗣克遵先志弘倧繼之值胡進思作亂廢弘倧而立弘俶俶能除去亂臣兄弟無間至太平興國二年入朝封淮海國王子孫多爲顯官吳越亡吳楊行密合肥人也唐淮南節度使

渥在位二年
隆演僭號武
義凡十三年
溥僭號順義
乾貞太和天
祚凡十六年
李茂貞在位
三十八年謚
忠敬
王建僭號武
成永平通政
天漢光大凡
廿八年
衍潛號乾德
咸康凡七年

進封吳王建國揚州子渥嗣彂廢舊章徐溫等兵諫不從旣而弑之立弟隆演弟溥繼之僭稱帝遷金陵爲徐溫子知誥所簒吳亡岐李茂貞郎宋文通博野人也擊黄巢破朱玫功拜鳳隴節度使賜姓名後舉兵兩犯京師加尚書令封岐王後唐改封秦王子從曮嗣爲鳳翔節度使岐亡前蜀王建舞陽人也田令孜養子僖宗被令孜刼遷建從行棧道功拜四川節度使進封蜀王梁滅唐建亦稱帝子衍嗣中官用事酒色薰心後唐伐之衍輿櫬出降蜀亡燕劉守光樂壽人也唐盧龍節

劉守光僭號
應天凡六年
馬殷在位二
十三年謚武
穆
希聲在位二
年
希範在位十
五年謚文昭
希廣在位四
年
希萼在位一
年
希崇在位一
年

度使劉仁恭之子烝父妾因父殺兄自爲節度使乾化元年僭稱帝晉王存勗伐之擒其父子凱歌入晉陽先斬守光刺仁恭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燕亡楚馬殷鄢陵人也唐武安軍節度使五代梁唐封楚王子希聲嗣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唐明宗以爲節度使父喪不哀日啖五十鷄希範仍嗣楚王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而身居其中曰身一龍也壽卒希廣繼之希萼弒廣自立荒淫暴虐國人囚之而立希崇亦縱酒無度臣民不附爲南唐李景所并楚亡閩王審知固始人也唐福建

王審知在位三十四年謚忠懿
延翰在位一年
延鈞僭號龍啓永和凡十年
繼鵬僭號通文凡三年
延羲僭號永隆凡六年
延政僭號天德凡四年
劉隱在位十年
龔僭號乾亨白龍大有凡

觀察使王潮之弟潮卒審知代之進封瑯琊王梁封閩王子延翰嗣一日繙史記有閩越王無諸傳出以示將吏曰閩古王國也不王何待遂自稱王弟延鈞弒之自立僭稱帝子繼鵬弒之自立無道亦被弒叔延羲嗣淫虐尤甚朱文進弒之自立延政討之延政者延鈞之弟天福八年稱殷帝於建州者也未暇徙都而南唐攻滅文進延政亦窮蹙出降閩亡南漢劉隱上蔡人也唐廣州刺史劉謙之子梁封南海王弟龔嗣僭稱帝置蛇牢水獄以穽臣民視殺人輒津津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吻

廿五年玢僭號光天凡二年晟僭號應乾乾和凡十五年鋹僭號大寶凡十五年

高季興在位廿二年謚武信

從誨在位二十年謚文獻

保融在位十二年謚貞懿

保勗在位二年

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子玢嗣墨衰飲酒裸男女以爲戲弟晟弒之自立亦無道子鋹嗣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令罪人鬬虎抵象賦斂繁重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暴虐尤甚宋太祖聞而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命潘美伐之執至京師封恩赦侯南漢亡南平高季興陝州人也梁宋州刺史進封渤海王後唐封南平王子從誨嗣時南漢諸國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故人謂之高賴子子保融嗣性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請命於宋宋授以節度使傳子繼冲至乾

繼冲在位一年

孟知祥僭號明德凡三年

昶僭號廣政凡三十一年

李昪僭號昇元凡七年

景僭號交泰中興凡十八年

煜僭位十一年

德元年入朝仍授以荆南節度使南平亾後蜀孟知祥邢州人也晉太原尹後唐封蜀王尋僭稱帝子昶嗣驕奢無度溺器俱裝七寶好爲掊擊之事母李賢妃與花蕊夫人諫之不聽宋遣王全斌伐之昶舉族至汴待罪闕下封秦國公後蜀亾南唐李昪徐州人也自言唐憲宗後爲楊行密所得賜徐溫爲子命名知誥楊溥稱帝知誥爲相封齊王天福二年滅吳據其地復姓更名改號南唐僭稱帝子景嗣周世宗伐之急去帝號尋復改元遷洪州子煜嗣仍居金陵善屬文工書畫宋爲李後

劉崇僭位十四年

承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繼恩僭二月

繼元僭號廣運凡十一年

至後貶國號曰江南。宋命曹彬伐之。煜乞緩師。太祖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所。豈容他人鼾睡。遂克之。煜至京師。封違命侯。南唐亡。東漢劉崇。漢高祖劉知遠之弟。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遇害。謀舉兵。郭威迎立其子贇。恐崇疑已。因自指其頸紿曰。自古決無雕青天子。幸無我疑。崇信之。乃罷。及威自立。崇遂稱帝於太原。子承鈞嗣。用五臺山僧。花腹山道人。以理國政。事多矯揉。一傳節滅。繼恩。繼元。甥嗣舅宗。宋太宗親征幷州。繼元迎降。封彭城公。東漢亡。

耶律億僭稱太祖號神册天贊天顯凡十九年德光僭稱太宗號會同大同凡廿一年阮僭稱世宗號天祿凡四年璟僭稱穆宗號應曆凡十八年賢僭稱景宗號保寧乾亨凡十四年

附遼

遼之先出自炎帝其可知者蓋自奇首至德祖巳八世世屬契丹德祖生耶律億才墮地體即如三歲兒能匍匐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衞者雖齠齡言必及世務既長身長九尺能開弓三百斤德祖死億遂建國破室韋諸部伐河東河北略地至薊與唐李克用盟擬劉仁恭於燕因以偏師討東北諸部及女直之末附者於是東自海西至流沙北絕大漢信威萬國廟號太祖子倍讓位於弟德光德光立頗

隆緒僭稱聖宗號統和開泰太平凡四十九年　宗眞僭稱興宗號景福重熙凡廿三年　洪基僭稱道宗號淸寧咸雍大康大安壽隆凡四十六年　延禧僭稱天祚號乾統天慶保大凡廿五年　淳僭稱天錫

疑之倍曰吾當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卽日攜美人載書浮海歸唐。唐明宗甚優待之。已而德光滅唐立晉。改國號遼。縱騎四出以牧馬爲名。死卽剖腹實鹽。謂之帝羓。倍子阮立。遂軋弑之。德光之子璟繼。嗜酒無度。周世宗伐之。阮子賢立。與宋太宗戰於高梁河。傳子隆緒。沖年踐祚。歸其權於母蕭太后。復號大契丹。大舉入宋。有澶淵之役。子宗眞嗣。國富兵强。乘宋有西夏之擾。言關南地。富弼以榮辱獻納之說爭。而和好復定。子洪基嗣。酷好浮圖。歲度僧三十六萬。復國號遼。宋使韓縝割

帝號建福定號德興共三年雅里號神曆大石僭稱天祐帝號延慶兼國凡廿年塔不煙僭號咸清夷列僭稱仁宗號紹興凡十三年普速完僭號崇福直魯古僭號天禧凡三十四年

地男之延禧以孫繼立宋徽宗遣童貫結好女直相約夾攻取燕雲延禧走夾山謀奔西夏爲金人所擒凡九世共二百二十年宗眞之孫淳即位南京號北遼傳定及雅里年數未詳西遼大石德八世孫也以進士上第官翰林學士尤善騎射稱文武全材因遼亡建國於起兒漫又遷虎思廿年而蕭后塔不煙稱制七年號感天皇后子夷列嗣命妹普速完權國十四年號承天皇后夷烈之子直魯古繼之爲乃蠻所滅又五世計八十八年

詔修前朝諸陵

禁火葬

置義倉于州縣

宋太祖在位十六年號建隆乾德開寶

宋太祖趙匡胤○逢機遘會以有天下○身上黃袍○豈一時所得○袖中禪詔○亦平日夙成○周主太后○命毋驚犯○同漢唐之義○彬伐江南○戒勿暴掠○似湯武之仁○鄴達大度○推心置腹○以至削平諸國○所向有功○陳摶聞帝即位○曰○天下自此定矣○赤光異香之夜○即嗣源焚祝之期○豈非天哉○臨終禪位○疑授受之際○不得其正○夫灼艾分痛○曾幾何時○而恐爲此燭影斧聲之說○出自湘山野錄○其不足盡信也夫○

擧試成王廟失自起像

澗惘諸門如我心

活是聚本

太祖爲諸將所擁上馬還汴乃攬轡誓諸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卽肅隊而行及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宣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遣曹彬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南漢劉鋹降賜以巵酒疑有毒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後唐明宗在宮中焚香祝曰我胡人因亂爲衆所立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是久帝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太宗有疾帝親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李燾采湘山野錄謂太祖召太宗入禪其從遙見燭影下有斧聲遂令宋家兄弟有千古不決之疑○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學士竇儀答曰此必蜀物昔王衍有此號帝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士

賜九經白鹿洞

親試貢士分三甲賜瓊林宴

宋太宗 在位廿二年號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

宋太宗承太祖以太后顧命舍子而立三年收吳越四年滅北漢天下一統盛矣太祖嘗言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太祖待帝之心甚厚而帝待太祖之子甚薄何也金匱渝盟雖趙普巳誤再誤之言啓之而背母負兄一弟二姪俱罹非命即抱哭燎兒亦何以塞公議耶當日母子托命共保富貴之語帝心不滿宋后巳久至后崩不爲成服秉心雖忍矣然御極以來仁恕恭儉吏臣非盡誣也

曲宴賦詩

放裂佛經

撤帷帳

太宗

杜太后臨終屬太祖曰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普卽爲誓書藏之金匱○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已而德芳亦歿光美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光美遂安置房州尋卒○初太祖臨崩帝入宋后呼曰母子之命俱托于官家帝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帝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爲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寇準請立儲帝曰誰可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帝俛首久之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

宋真宗在位廿五年號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

賜九經于學校

除農器稅

田錫焚疏

王曾捕飛蝗

禁妖言

宋真宗寬仁慈愛。爲繼世賢君。契丹入寇。能黜王陳之計。任寇準之謀、親征和解。南北弭兵。可謂明且斷矣。準自伐其功。王欽若因譖之。帝之怏怏所自來耳。王欽若以封禪啓其雄心。堯叟以經義相與附和。天下遂爭言符瑞。不意寇準亦以天書入相。所謂不學無術。其信然乎。蔣妖妄如戲。制作紛紛。五鬼比而熒惑。假令李沆在。帝必不然。然挽臨終之危機。猶幸有王曾魯宗道二人也。

王欽若閉門修齋誦經

陳彭年號九尾狐

丁謂拂鬚

兩丁並見西

前

眞宗

契丹侵澶州、中外震駭、寇準請駕親征、帝難之、乃召問羣臣、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準爭之、帝乃决策親征、定和議、各解兵歸。○欽若謂帝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役是也、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準由是出知陝州、張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敎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讀之、至于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帝自聞欽若之言、深以爲辱、欽若因進封禪之說、堯叟以經義附和、由是天書疊見、詔議封禪。○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丁謂附和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大修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爲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帝嘗曉坐承明殿、召王曾入對、既退、使內侍諭曰、思卿甚、故不暇朝服見卿、勿以爲慢、其見憚如此、尋以曾兼會靈觀使、不受。○魯宗道立朝侃侃、貴幸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志骨鯁也、

為無逸圖于屏

後苑觀刈麥

封周世宗後

遣抃一琴一鶴

司馬池請退

詔天下立學

定三場科舉法

翦綵賜呂夷簡

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號天聖明道景祐寶元康定慶曆皇祐至和嘉祐

宋仁宗隨母臨朝十一年政非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後急於求治而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小范老子主邊疆鐵面御史專封奏黑王相公在樞密閻羅包老居要府天下異人宰端揆韓魏公寒西賊之心富鄭公善北使之職歐文忠變時文之體狄武襄成廣南之功所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何愧焉第仁慈有餘而知勇不足白璧微瑕其在郭后一事乎

初置武舉
四賢一不肖詩
富弼焚家書
歐陽修進朋黨論
枯竹生筍
王安石上萬言書
劉隨號水晶燈籠
雨赤雪
同日無雲而震者五

范仲淹兼知延州。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范雍。○趙抃為殿中侍御史、不避權貴、人謂鐵面御史。○王德用為樞密使、契丹使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包拯性剛直、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文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北使來聘、見之拱手曰、真天下異人。○韓琦范仲淹為陝西使邊上謠云、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契丹求關南地。富弼如契丹、反覆陳其不可、言北朝得地為榮、南朝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一榮一辱哉。及結昏、又卻之、議及增幣。契丹主曰、既增我幣、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其弟乎。然則為納何如。弼亦不可。契丹乃遣使來議獻納二字。帝用晏殊議、以納字與之、和好遂定。○歐陽修知貢舉、抑時文、復古體。○狄青破儂智高、廣南平。○尚美人有寵、與郭后爭、帝自起救之、后誤批帝頰。帝大怒、以爪痕示呂夷簡。夷簡素憾后、以漢唐故事為對、遂廢之。

劉敞進讀史記

司馬光修通

宋英宗 在位四年 號治平

宋英宗名入東宮肩輿就道行李蕭然先戒其家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及即位同曹太后臨朝宦官簧舌兩宮不和賴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撤簾還政後屢議濮王典禮論說紛紛終無定見曷若尊稱皇伯父使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幾微之失於所生極尊崇之道爲允當乎帝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凡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狹疾不克大有所爲然後世咏歌至德亦云盛矣

帝初立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兩宮幾成隙韓琦解之太后猶未釋然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少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親不慈而子孝乃爲可稱耳帝遂感悟溫成即仁宗所寵張貴妃○太后猶臨朝韓琦問太后何日撤簾還政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鑾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太后衣也○議典禮司馬光曰宜稱皇伯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服可降而名不可沒宜稱親廷議紛紛不若明道先生以當稱皇伯父云云者最爲允當○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不能得紙至以荻畫地學書一日謂修曰汝父爲吏嘗夜秉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服其語終身

劉封太祖後

罷鄭俠祠廟

司馬光王安石理財之辨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
號熙寧元豐

宋神宗孝友謙抑將大有爲慕堯舜而用王安石使變更成法以壞天下韓琦疏入曾罷青苗矣鄭俠圖上曾罷十八事矣卽暫免安石而仍用韓呂則安石實未嘗免也安石復相令韓縝割地界遼用欲取姑與之策以祖宗七百里地輕以與人終宋之世何能取償尺寸哉迨民怨日叢外患日熾帝亦終夜不寐遶榻而行晚矣要之以國事任安石病在心腹也以邊事任李憲病在四肢也亡宋之禍不自帝始耶

某奎進治說三篇

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

張士遜章望本朝第一

神宗

王安石與呂惠卿議以常平倉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曰青苗法蘇轍言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鞭箠必用恐州縣不勝煩矣○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糲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安上門監鄭俠乃繪所見為圖密疏以奏帝觀圖寢不能寐翌日命罷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是日大雨呂惠卿請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鄭俠獄○安石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詔宦官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夏我師敗績

○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十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果驗後雍卒賜諡康節

宋哲宗在位十五年號
元祐紹聖元符

賜孝子徐積諡節孝先生

蘇洵辨奸論

賜蘇軾金蓮歸院

太后賜社飯

宋哲宗冲年嗣位。太后臨朝。庶事修舉。及親政。罷蔡確。相司馬光。新法害民者。次第更之。光之力也。不幸光卒。而程頤蘇軾劉摯等。以私忿相爭。分洛蜀朔為三黨矣。夫元祐改紹聖。由於朋黨。成於調停。始於楊畏。終於章蔡。以安石為聖。而思紹述之耳。仍用新法。罪元祐諸臣。是君不君也。背宣仁太后。是子不子也。廢孟后立婕妤。是夫不夫也。夫國之所以存者三綱耳。三綱絕。而金狄之難萌。徽欽之禍兆矣。

胡宗愈進無黨論

程頤言新法黨激成

王珪三旨宰相

日食雲蔽不辨

火入輿鬼

宣仁太后臨朝號女中堯舜。○洛黨程頤爲首朱光庭賈易輔之蜀黨蘇軾爲首呂陶等輔之朔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輔之者甚衆各樹朋黨相爲訾議惟呂大防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畏之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諫之。○楊畏曾爲先後上疏乞紹述先政遂改元紹聖章惇蔡卞居要地協謀報復追貶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等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等及諫臣范祖禹劉安世等貶文彥博程頤王珪韓維等。○劉倢妤恃寵譖后于帝章惇附之遂廢后爲仙師。○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後得疾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爲條其便宜甚悉尋卒光嘗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未嘗有一事不可對人言者

賜張商英商霖二字
立八行取士科
幸蔡京第至婦上壽稚子牽衣
蔡京父子各立門戶
童貫載馬植歸始圖遼

宋徽宗 在位廿五年號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

宋徽宗欲述父兄之志而六賊因之以肆其奸。故一惑於新法。則封舒王父子從祀孔廟。二惑於報復則立黨人碑。三惑於掊克。則括民田。收經制免夫錢。四惑於玩好。則領花石綱。東南有小朝廷。五惑於神仙。則上玉皇徽號。受册爲教主道君。以至大水告也。黑眚見也。男孕子也。女生髭也。狐升御座也。百姓怨懟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悟。背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以陷邊釁。封昏德公。殂五國城。何非自作之孽歟。

都下號君山
林陂澤
李王黼弟觀
之
李[illegible]死
隨
傳察使金死
節
林攄不識駢
舜字
能見于京師

帝謂蔡京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曰敢不盡死○太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結怨于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以開邊釁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願陛下殺此六賊以謝天下○封王安石爲舒王子雱爲臨川伯○籍元祐諸臣司馬光蘇軾程頤等一百[illegible]十人爲好黨刻石端禮門并刻石州縣石工安民[illegible]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illegible]世聞者愧之○朱勔領應奉局花石綱于蘇州東[illegible]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時謂東南小朝廷○帝約金[illegible]遼尋爲金虜封昏德公弟于五國城○清谿民方[illegible]賊左道惑衆適奧中困于花石之擾比戶致怨臘乃[illegible]聚遊手之徒以誅朱勔爲名陷建德等處後遣[illegible]韓世忠擒殺之○淮南盜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illegible]朔轉掠十郡張叔夜擊降之

宋欽宗在位一年
號靖康

何灌死節
張確死節
王稟自御夲死節
張克戩死節
劉𢿱死節

宋欽宗爲金人所廹欲幸鄧襄李綱拜。邀止治守戰具乃有李邦彥梗之質構於金金既𢾗圍綱料入冬必南力條秋防又有耿南仲姝之出綱外夫李綱捍國。种師道勤王金人雖强進不得城退無所掠孤軍深入。烏能久乎而竟罷綱以謝金人。一任浪子宰相居志買和六丁六甲笑談見戲。遂至六宮鼎族盡遭北轅余甚嘆帝之不能知人。皆任自速死亡之禍及京師陷曰宰相誤我父子。嗚呼晚矣。

霍安國一門死節

歐陽珣忠義報國

陳東極諫問戮

天狗星隕有聲如雷

彗長數丈北掃帝座若支月

种師道、姚平仲、諸道勤王兵至汴、經過敵營、金人濯遣使問違誓之故、乃罷綱以謝金人。○李邦彥善謳諧、自號浪子、人謂浪子宰相。○以郭忠爲成忠郎、選六甲法以禦金、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敵攻益甚、忠笑談益甚、曰非至危、吾師不出、及京師陷、帝大慟曰、不用种師道以至此、遂如青城、表請降、還宮、士庶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遂以太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又以帝、及后、太子、妃嬪、宗室、幷秦檜等北去、府庫蓄積、爲之一空。○邦昌僭位四十日、及金人退自去帝號、詣闕伏罪、高宗卽位、貶潭州賜死○李若水從帝如青城、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大哭、金人擊之、罵不絕口而死、金人曰、遼亡死義者多南朝惟李侍郎一人、○金人欲相學士劉韐、韐歸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卽酌卮酒縊死、金人歎其忠徧題窻牖以識其處、凡八十日始斂、顏色如生

五代史

司天

五代初因唐之故用崇元曆至晉司天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歲首蓋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于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繼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復用崇元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元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蜀又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考見者止此而調元既非古明元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民間其法皆不足紀永昌正象齊政又皆止用于其國今亦亡不復見當周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于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于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因篇合為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為欽天曆其司天下視小術不能舉

其大體，遂從假用以求覽，並削去之。

職方

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至周末，而閩已先亡，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

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梁

敬翔

翔從太祖溫用兵三十餘年盡心管職溫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故尚讓妻也溫以妻翔翔時已官金鑾殿大學士而劉猶侍溫起居出入臥內翔患之劉譖翔曰爾以我嘗失身于賊乎尚讓王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翔以溫故謝而止之劉氏益與謁交結藩鎮爲溫寵信每言事多得請不下于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

寇彥卿

溫之遷都洛陽也遣彥卿奉表昭宗逼之發長安居人至拆屋爲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駡曰國賊崔亂朱溫使我至此昭宗四顧陵廟徬徨不忍顧左右相與泣下沾襟行至華州會何后娠將娩昭宗遣人告溫乞留待冬行溫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至即日逼上道

羅紹威

紹威初起魏博，爲專藩鎮，已乃事朱温，温篡唐，威與謀焉，温都洛陽，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殿，温喜曰，昔蕭何爲漢起未央宮，紹威越千里建此，過蕭何遠矣，賜寶帶名馬，紹威頗知學，王書屬文，聚書數萬卷，時江東羅隱詩名甚著，威重幣結之，爲通譜系序昭穆，因集自所爲詩名之曰偷江東集，

張策

策字少逸，幼聰悟嗜學，父同，居洛陽敦化里，因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平，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侍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同大驚異，後見梁太祖，太祖呼爲張夫子，累官門下平章，

王師範

朱温圍天子于鳳翔，諸鎮將莫敢救者，詔至青州，獨王師範泣，請兵于楊行密，因執梁將婁敬思等，已温篡，遣人就洛陽族師範，使者至，先掘坑于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與宗族飲別，謂使者曰，死人所不免，然懼少

長失席下愧先入酒中少長以次起就戮此所謂者燐
之

王彥章

晉取鄆軍聲大振末帝名彥章至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聞失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而陰遣人具舟楊村命甲士六百人各持巨斧乘流直下彥章酒半佯起更衣則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令舟兵以巨斧斬浮橋而身攻其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云

溫韜

韜起羣盜事李守貞叛降梁已復叛歸茂貞末帝時復叛降梁爲三鎮節度使韜在鎮悉發唐諸陵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入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有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蹟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韜復叛梁歸晉郭崇韜曰此劫陵賊不可赦莊宗不誅明宗入洛始賜死

鄭玨

珏仕梁官平章唐兵入汴末帝惶恐無措惟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問策何如曰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帝曰事急矣璽固無惜顧卿此行度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恐未易了左右大笑

敬皇后

后劉氏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自五六歲時後裨將袁建豐掠得納入宮已善吹笙歌舞有色莊宗愛甚寵專房其父聞女貴上謁莊宗召袁建豐驗之建豐曰此黃鬚翁是向讓女主者然劉時方與諸夫人爭寵正欲以門第相高見叟大怒曰妾去鄉時妾父不幸死于亂軍妾環尸慟哭而去安從得此田舍翁徑笞劉叟逐之去

郭崇韜

莊宗之軍于朝城也段凝軍臨河下梁雖失德勝而我卓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梁梁方召諸鎮兵欲圖大舉唐諸將皆憂懼請棄鄆而以河為界莊宗問崇韜崇韜曰

陛下與兵來十餘年矣今大[illegible]已建人望成[illegible]乃得
一鄆不能守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者臣自康
延孝來已盡得梁虛實此實天亡之時願陛下分兵守
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不出半月天下定矣
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
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
何足信哉莊宗即日下令軍發八日而滅梁　崇韜位兼
將相深以盛滿爲懼而性公戇不爲權近所喜讒頗入
之莊宗嘗患暑思別作一樓宦人曰郭崇韜眉頭不展
陛下雖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問崇韜崇韜曰昔我與梁對
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深居宮蔭
而若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今昔艱難逸豫爲慮不
同其勢然也願陛下毋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可使繁
暑坐變淸涼矣莊宗默然自是讒愈入卒賜死

李襲吉

梁晉搆兵累年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進士李襲吉
爲書諭梁詞甚辯麗朱溫使人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
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歎曰李公有士如此使

吾得之足虎而翼也温使敬翔作荅書而工不及龔吉或云龔吉唐相林甫後

蕭希甫

希甫少舉進士而性多矯激初為袁象先巡官意怏怏乃棄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謁趙王王鎔鎔署為參軍又不樂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即位求天下隱逸之士擢希甫知制誥已作宮人復斥為駕部郎中奉詔宣慰青齊青齊其故鄉也至則母已死妻亦改嫁矣時有引李陵書譏之者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世傳為笑云

李存孝

存孝克用養子猨臂善射身被重鎧櫜弓坐矟手舞鐵檛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捷疾如飛晉取潞州存孝功居多而為李存信所搆遂背晉歸梁梁亡復歸晉自陳于晉有功無過為存信讒搆以至此克用叱曰爾為書檄罪我自論其存信為之耶車裂之以殉然惜其才悵悵久之為不視事者十日

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梁號將陳章號陳野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求周陽五必生致之晉王克用戒德威曰陳野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德威曰安知刺史非臣佗日戰身自微服雜卒伍中見白馬朱甲者戒步卒佯退伺其過輒揮鐵鎚擊之墮馬遂生擒至已積戰功封燕王

元行欽

行欽素驍果有膽決嘗與李嗣源拒雲朔間八戰嗣源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還射亦中源左股已降莊宗壹其勇優擢之嗣源反行欽擊殺其子從璟從莊宗至萬勝鎮登道旁冢莊宗置酒相顧泣下野人獻雉問其家名曰愁臺莊宗益不悅爲從石橋酒酣相持慟哭莊宗旣崩行欽被執嗣源見駡曰吾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爾遂斬于市

敬新磨

莊宗好獵獵中牟踐民田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出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不可乃率諸伶追令前責之曰

汝爲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以備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請亟行刑莊宗笑而釋之。新磨一日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出一犬逐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本出夷狄夷狄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一體問何故對曰陛下改元同光同銅也殺敬新磨則銅無光矣莊宗大笑釋之

張承業

承業事莊宗盡心營職一切以法從事即權貴無所假莊宗嘗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爲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臣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泣曰臣受先王顧命誓雪國讐今爲王惜

庫物而死死無恨矣太后聞召莊宗莊宗聞召懼乃酌兩卮謝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太后使人謝曰小兒忤公吾已笞之乃解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矣質自是得免已莊宗議即帝位承業力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復唐社稷即元兇既殄使唐子孫在孰敢當之若唐無子孫天下誰與王爭者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臣唐家老奴耳今自取之誤老奴矣遂不食而卒

安重誨

明宗時重誨為中書令事多專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笞其人而遣之夔州進白兎重誨曰兎陰且狡雖白何為竟卻之不奏李仁福又進白鷹重誨卻之明日白上曰陛下詔天下毋獻鷹鷂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令人取之入

他日按行西郊，戒左右曰：坰使亟薦知也。李賀稱

李懌

懌工文詞，仕唐為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諸學士作，皆不能工。命懌作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乎？聞者多其雅識。

和凝

凝少舉進士，為梁節度使賀瓌從事。瓌與唐莊宗戰胡柳，瓌敗，脫身走，衆皆散，獨凝隨之。瓌還顧見凝，麾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寧惜死乎？已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乃得免。瓌歸，謂其子曰：和生志義士，後必貴，爾等謹事之。因妻以女。

任圜

明宗朝，圜為門下平章。時方擇宰相，圜屬意李琪，而安重誨薦崔協。圜爭之帝前曰：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天下皆知，號為沒字碑。臣以不知書學，忝承乏相位

有幾以臣一人取笑足矣豈容更忍已又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已竟相協人皆嗤之

姚洪

洪事唐爲指揮使嘗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厠中已敗被執璋誚曰爾昔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洪駡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反耶吾能爲國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燃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烹之洪至死駡不絶明宗聞爲之泣下

王弘贄

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至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多知謀問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能維豈有以萬乘之主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從者即欲興復其誰與我于是奉帝居州州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酒大驚顛地弘贄曰此酒家也願

獻酒以慰無聊耳帝受之自是日獻一觴未幾弘贊子繼爲潞王貢鴆酒至亦令酒家獻之慈帝飲不疑遂殂

晉

張允

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畧云假有二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有罪若赦則無罪銜冤此所以致災非救災之術也使小人遇天災相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則是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令惡人而降之福是天又喜人爲惡也語甚痛快晉帝覽之大悅

萇從簡

從簡事晉爲都指揮使嘗中流矢鏃入髀命工取之工云須鑿骨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簡叱其亟鑿遶視者不勝楚而簡言笑自若也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簡欲得之即遣二卒在謀刺取卒夜入伏隱處見其人夫婦如賓乃私歎曰欲奪其寶而害斯人不義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二卒去不知所之

馮后

后馮氏出帝后也先爲帝叔重胤妻重胤早卒馮寡居有色帝悅之時高祖新喪梓宮在殯帝竟冊爲后是日以六宮仗衞太常鼓吹導后至御莊見于高祖之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大笑帝亦自絕倒顧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如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徹外殿

楊光遠

晉出帝時光遠謀反引契丹入寇帝命李守貞擊敗之契丹北去光遠嬰城自守猶北望稽首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耶其子勸之出降猶曰吾在代北以紙錢祭天地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已卒見殺光遠既病禿而妻足又跛時人爲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

王松

晉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于京師以松爲左丞相

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至諭百官嘗受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勅松以手撫其胃爲引郭于儀以自解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傳笑

漢　昭聖太后

隱帝好遊戲后每切責之帝曰朝廷事非太后所宜言已議誅楊邠等太后曰此大事當與宰相議帝拂衣出曰謀及婦人不可也卒以凶

史弘肇

弘肇事高祖爲大將兵所至秋毫無犯而性殘酷麾下少忤意立撾殺之民有抵罪者弘肇但示吏三指即腰斬時太白晝見令民無得仰觀觀輒腰斬

李守貞

守貞既反隱帝使郭威討之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兵出過道家問策道謂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善蒱博以道語已慨然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鎮之兵以攻一

城較其多寡勝敗可知也威大懼乃以退久困之圍踰
年守貞食盡遂敗

王凝妻

凝以病卒官家貧子幼其妻李氏攜幼子負遺骸以歸
道出開封止旅舍舍主人疑之不許留宿李氏顧天已
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乃仰天長號曰吾為
婦人不能守節而此臂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
身遂自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嗟嘆開封尹聞于朝詔
笞其主人賜藥而厚恤之

周

王朴

朴事世宗為右拾遺嘗獻平邊策略云攻取之道從易
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
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東彼奔
走以救弊則奔走之間我可窺其虛實避實擊虛所向
無前則江北諸州舉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揚我之兵
江南亦不難下也江南下而桂廣吳蜀可飛書召之吳
蜀既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為必死之寇必須強兵力

攻然不足爲邊患也世宗得書益奇之未及試其後宋兵諸國以次第就滅惟并獨後果盡如朴言朴尤精律曆學其法皆傳于世

馮道

道歷事唐晉晉滅又事契丹朝于耶律德光德光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光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拜太傅一日問曰今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佛出世也救不得必皇帝救得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繇道一言之力也道事九君皆無諫諍獨周世宗欲擊劉旻乃切諫世宗曰唐太宗敵無大小皆自親征道曰陛下比不得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以我擊之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自將擊旻竟敗旻終道世止一諫而言不酬

十二國 朱宋史

吳越

梁朱溫時錢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容有勸鏐拒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遂受之已遣吏護表詣梁梁祖

鏐平生何好對曰他無好惟好玉帶名馬梁祖
曰真英雄也因賜玉帶御馬鏐子元瓘初質于梁已歸
國鏐病卧召諸大將告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
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曰元瓘數征伐最有功諸子莫
及請立之于是鏐乃出筦鑰櫝館名瓘授之曰諸將言
爾矣瓘遂立瓘善爲詩然性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
火燒其宮室殆盡但元瓘所避處火輒隨之瓘懼因病
任尋卒　錢氏兼有兩浙自鏐世卽重斂其民以事奢
僭下至鷄魚卵鷇亦家至而日取之每㨨一人至責其
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先據一簿所負唱多少
量笞之餘卽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數十多者至笞百
餘人不堪其苦已至俶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
宋祖每謂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弄入朝國滅

吳

安仁義朱延壽皆行密將也而延壽又密朱夫人之弟
淮徐既定二人頗驕恣且謀叛行密思除之乃陽爲目
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行則故觸柱
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我業成而喪明是天

麼吾也吾兒子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迺至寢門刺殺之即出嫁朱夫人而執旂仗義

○岐

朱溫圍鳳翔既逾年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七十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食人肉斤直百錢狗肉斤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于狗昭宗時于宮中設小磨令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膳宮官韓全誨等猶倚李茂貞帝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茂貞乃斬全誨等二十餘人以示梁軍圍乃解　是時諸侯强皆相次稱帝而茂貞止稱岐王妻則稱后以地狹賦薄不介攘油因禁城門毋納松薪謂其可爲炬也一優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茂貞子從曮有田千頃竹千畮曮侵民利置不省鳳翔民頗以此德之

○前蜀

王衍年少荒淫委政宦竪時蜀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𥽜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

帽每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為醉粧國中人皆效之嘗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仙也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之而使宮人和焉。衍之降也莊宗賜之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率其宗屬將相等數千人以東行至秦川莊宗用伶人景進計命宦者向延嗣盡誅之衍母徐氏臨刑大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用為僇天道不遠能免終乎時衍妾劉氏鬒髮如雲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曰國破家亡義不受辱遂就死見者憐之未幾莊宗遇弒

南漢

劉鋹時宦侍龔澄樞等用事引女巫樊胡子入宮胡子自言玉皇降身鋹于內殿設帷帳陳寶貝迎之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為太子皇帝胡子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自是芝蘭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

步而仆胡子皆以爲符瑞國尋滅先是有謝僧言滅劉氏者龔也龔因採飛龍在天之義名龔及是而龔澄樞覆之

鋹性機巧有日辯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精巧以獻太祖太祖以示諸工官無不駭伏者因嘆曰使鋹移此精思用之治國何至滅亡太宗嘗宴近臣鋹與焉輒進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上大笑其善詼諧若此

後蜀

孟昶國亡歸宋其母李氏有志節昶後卒李氏不哭第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取羞吾所爲忍死以汝在故也汝死吾亦何用生爲遂不食死母初入國上甚優禮之呼爲國母嘗召見慰勞曰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歸拊

南唐

李煜既歸朝太宗嘗觀書崇文院召煜與劉鋹使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家舊物自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先是煜在國其妓妾嘗染

色經久未收會露下色逾鮮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
水染碧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天水爲趙徵
也

北漢

劉繼元既降太宗遇之加禮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
劉禪思蜀之對戲之曰何乃似郤正言此不仁之甚也
亡國之君頗多昏懦若有遠識則國不亡矣此正可傷
愍何反戲侮劉繼元今爲降虜朕待之若賓客尤恐不
慰其意也

列國

契丹

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喜賓客
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歸中國也載書數千卷樞密使
趙延壽假得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　述律者契
丹阿保機妻突欲母也多知而忍阿保機死乃悉召其
從行大將等妻謂曰吾今爲寡婦矣汝輩豈宜有夫遂

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時趙思溫以材勇爲保
機所寵述律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墓所思溫不肯行
述律曰先帝親信爾爾何不往思溫曰親莫如后后何
不行述律曰吾本欲從地下以子幼國中多事故未能
耳然可斷吾一臂以殉左右切諫竟斷一腕而釋思溫

德光時郃陽令胡嶠嘗從蕭翰入契丹記其道所經
處甚悉始振其興者自幽州北行踰十日至登天嶺嶺
東西連亘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極契丹人謂嶠曰
此辭鄉嶺也可南望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
復甦又十餘日渡黑水至湯城淀地氣最溫人苦大寒
則就溫于此其地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
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似翠可愛又十
餘日至上京所謂西樓也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
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
道士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幾
百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時得種以牛糞
覆棚種之結實如中國冬瓜而味甘以東至褭潭始見
柳水草豐美有息鷄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即

飽自是入大山行二十餘日見有室屋碑石是[illegible]
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
始開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秘不語匿契丹東至海有鐵
甸其地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始可飲又東為女眞善
射嘗作鹿鳴呼鹿出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為酒醉則
縛之睡醒而後解不則殺人北而又北為牛蹄突厥人
身牛足土多寒水曰瓠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
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善射
遇人輒殺而生食之為諸國所畏契丹五騎遇一韈劫
子則皆散走又北為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為犬
嘷其妻則人也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嘗
有華人至其國妻憐之使逃歸與筯十餘隻教走十餘
里遺一筯著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復追則不
及矣自鐵甸以下皆契丹人語嶠者謂契丹嘗遇百里
馬二十疋遣十人齎乾麨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行一年
經四十三城所見如此　北花夷者尤頑傲父母死以
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骨焚之
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豬鹿多

得後爲契丹所併。

于闐

晉天福三年遣張匡鄴高居晦冊于闐國王李聖天爲大寶于闐王行二歲至其國至七年冬始還居晦爲記其尤異者道經吐蕃吐蕃婦人辮髮戴瑟瑟珠珠之美者一珠易一良馬又西至皁沙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即禹貢流沙也又西過仲雲界渉鹻磧其地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胷可止渴又西度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則陷自此入于闐去京九千五百里矣于闐王李聖天衣冠如中國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未知其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南三千里曰玉州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河源出崑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各異每歲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物

行宮

大漠之間多寒風其人不宮室轉徙隨時車馬為家入王因宜為治春冬違寒秋夏避暑隨水草就畋魚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所名曰捺鉢　春捺鉢曰鴨子河其地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國王以正月上旬至其地陸王鵝未至則卓帳冰上冰既泮則偵鵝者于有鵝處舉旗探騎即馳報國王則冠巾時服于上風望之鼓至聯鶻鼓驚鵝鶩騰起則圍騎舉幟麾之五坊擎進海東青鶻擒其授國主放鶻擊鵝墜逆侍郎舉錐刺之國王得頭鵝則以薦廟羣臣獻酒果致賀徧插鵝毛于首以為樂　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山東北三百里有金蓮子河其地兩山有清涼殿則避暑納涼地也秋捺鉢曰伏虎林林舊有虎據傷居民畜牧景宗一日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其地多鹿每夜將半鹿出飲鹽水則令獵人吹角效鹿鳴以呼鹿既集則射之謂之舐鹹鹿　冬捺鉢曰廣平淀

其地坦夷多榆柳冬月稍暖國主牙帳多于此坐冬牙帳以槍爲硬寨槍外小氊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中有省方殿壽寧殿皆木柱竹榱以氊爲蓋綵繪韜柱錦爲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爲地障窗槅皆氊爲之傳以黃油絹其宿衞則用契丹兵四千日輪番祇直每歲四時周而復始有政事則隨地聽之

地理

東京之仙鄉縣相傳其地有仙人白仲理能煉神丹點黃金以救百姓故名仙鄉又有鶴野縣即遼海雞山縣也昔丁令威家此去家千年忽化鶴來歸集華表柱以咮書表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又薊州之玉田縣本春秋無終子國相傳洛陽人雍伯性至孝父母沒葬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伯置飲人有就飲者與石一斗種生玉因名玉田又薊州有飛狐縣本名廣昌相傳有狐于紫荊嶺食松子五粒成飛仙因改飛狐亭在隋仁壽元年

立春日婦人進春書刻青繒爲幟像龍銜之或爲蝦蟆書幟曰宜春　人日則煎餅食于庭中謂之薰天　重五日膳夫進艾糕以五綵絲爲索纏臂謂之合歡結又以綵絲宛轉爲人形簪之謂之長命縷　重九日國王率羣臣部族射虎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兔肝爲臡鹿舌爲醬又研茱萸酒灑門戶以禬禳　冬至日國人屠白羊白馬白雁各取血和酒國主則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言國人魂魄其神司之山甚嚴非祭不敢近

轄底

轄底者耶律億之叔父也億將即位讓轄底轄底不敢當及億即位輒誘剌葛等作亂億既獲之問曰朕初讓叔父叔父辭今反欲立我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位衛從甚盛覺與凡庶異故心動耳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成豈容諸弟乎億顧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遂次曰謀大事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不復對及臨刑億謂曰叔父罪當死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幸悉言

之轄底口逃刺部人衆勢強易爲亂宜分爲二以弱其勢

蕭韓家奴

韓家奴字休堅少讀書南山博涉經史而操誼端愨重熙中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家奴對曰臣無他聞向典粟園惟知炒粟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蓋借粟以諷治也

蕭文妃

天祚溺于遊畋疏斥忠良金兵日逼文妃憂之爲作歌諷諫歌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良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卒以譴死妃小字瑟瑟

宣和中洛陽府畿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遂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棒自衛亦有託之以作過者如是二歲乃息未幾北征事起召金人之禍　乾道中湖州城西有孕婦過期產子百餘俱如指大而五體皆具蠕蠕能動淳熙中番禺南鄉婦產一子肘各有三臂及長與人鬭則六臂並運　熙寧中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也但黑色如炭或和中建州境內竹生米穫之可數千萬石乾興初蘇秀二州湖田生聖米興州竹有實如大麥天聖元年復然是時民共取以作食占曰歲將大飢　熙寧中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爲龍腦至龍腦價爲之賤　紹興八年太康縣大雷雨下木龜數十里隨大小皆龜形具手足卦文淳熙五年江陵府郭外澤鼠千萬多至塞路其色黑白青黃各異爲車馬踐死者無算慶元初鄱陽民

家有一猫，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相隨如子母，亦相哺。民
殺猫而鼠舐其血。慶曆四年，金谿縣得生金山，重三
百二十四兩。建隆二年，神山縣北有鐵隨水流出，方二
丈三尺，重七千斤。政和四年，安蔡之間運山大小石皆
變為瑪瑙，尚方取之為寶帶器玩甚富。慶元二年，吳縣
金鵝鄉，鍋錢二萬忽自飛。是年，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
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日爭光，病熱者對之心骨
生寒，未幾雷震碎。熙寧元年，諸路數震，有一日十數
震者，有震踰半年不止者。且慶元二年，黃巖縣有山自
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為
淵潭云。

選舉

神宗朝用王安石議，欲盡廢明經諸科，復古三物賓興
之典。蘇軾上言略曰：得人在知人，知人在責實。使君相
能知人，能責實，即胥史皂隸未嘗無人。如必設立科名
以求人，是率天下而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
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惡衣菲食，敝車羸馬者接踵至
矣。自文章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詩

賦策論均無用也然而祖宗以來莫之廢何者以進取士不過如是而已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强介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濶誕謾之士也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亦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後安石力持前議卒罷詩賦帖經墨義

杜太后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或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既即位拜太后于宮中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子爲天子胡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安一或失馭將求爲匹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命

范質

質事太祖位宰相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必命坐面議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然及質等相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曰如此則盡稟承之方免妄庸

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寢多而坐論之禮寖廢

石守信

乾德初太祖思革鎮臣握兵之弊一日晚朝留守信等燕飲酒酣語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吾爲天子殊不若節度使之樂終夕未嘗安枕臥也守信等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萌異志者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置歌兒婦女以娛天年君臣間更何猜間也守信等頓首謝曰陛下念及此眞生死而肉骨矣明日遂皆稱病乞解兵柄帝從之自是百年亂本立拔

王全斌

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趙普

普既相，太祖倚之如左右手。上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俄而王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

普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其人，又不用。又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裂其奏牘抵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一人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請，太祖怒曰：朕故不為遷，卿且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陛下安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侗立宮門，良久不去，竟得請乃止。

普相久，以帝常幸其第。一日，吳越王錢俶遣使致書于普，備以海物十瓶，置廡下。會駕至，卒未及屏，帝顧問此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發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謂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是特普為政頗專恣，尋出節度河陽。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家人啓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太宗曰臣昔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今願以半部爲陛下佐太平普先每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于太祖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乃不復言[illegible]之事太宗也廷美盧多遜之獄普實成之已普疾篤[illegible]其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忠臣然其被病亦自有冤累潛還白普力疾起出中庭拜受神語涕泗感咽是夕卒

曹彬

彬之下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入問疾彬名至榻前謂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疾自愈矣諸將敬諾共焚香爲誓于是明日遂起及城陷居民安堵秋毫無所犯李煜詣軍門請罪彬以賓禮遇之但促其治裝歸朝而彬數騎待之宮門外毋敢輒入者彬初總師以行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時副帥潘美預以

爲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以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美在側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爲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 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于途必引車避之郎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知徐州日常有吏犯罪既具案踰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爾時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詬詈之使不能自存矣吾故緩其事也蓋體悉人情甚至而法卒未嘗不行

竇儀

儀弟儼有俊才覽古對景嘗兄弟更相唱和多至三百篇而儼尤精于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一日謂二人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當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兄弟五人皆當登進士第然無及相者惟儀稍及之亦不能久已而皆驗蓋儼父禹鈞五子長儀次儼次侃次偁次僖果相繼登科馮道贈詩

天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王祐

符彥卿鎮大名，有譖其異志者，太祖命祐代之，併察彥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他，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自是獲免，故世謂祐有陰德，祐子旦，相，相子負，

樊知古

知古家池州，嘗舉進士于南唐，不第，遂歸太祖，乃漁釣采石江上，每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橋濟師，已南征，議用其策，或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于石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金陵遂平，擢侍御史、

陳摶

摶字圖南，四五歲時，戲渦水，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隱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每寢處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嘗以黃白術，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九年來、攜虎鹿華山四十餘年矣、度其年可百歲許、上遣中使送至中書、詔賜號希夷先生、留闕下數月、放還山、摶好讀易、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掛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摶已知意、呼侍者取與之、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歲童顏、頃刻能行、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摶齋中、人咸異之、謂摶非世間人也、端拱初、忽謂其弟子曰、汝可于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室成、乃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畧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蓮花峯下、張超谷中矣、表上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

馮吉

吉、馮道子、善滑稽、尤精琵琶、教坊供奉、亦莫之及、父嘗戒勿習、因辱之、一日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之肩、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慚色、每朝士宴集、即不召亦自至、酒酣彈琵琶、琵琶罷、即賦詩、詩成、即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爲三絕、

薛居正

居正子惟吉少好弄嘗與伶人遊追逐角觝蹴踘縱酒無度太宗親臨居正喪妻拜于喪次上存撫再三已而問曰不肖子今安在頗改行否恐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頗懼不敢自是謝絕非類盡革故態涉書史時論翕然稱之

李昉

昉素與盧多遜善而多遜屢譖昉于上或以告昉昉不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帝曰多遜居恒毀誣卿一錢不直卿乃為解耶上自是益重昉昉居中書有求進用者雖知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則必與霽色溫言子弟問故昉曰峻絕之使恩歸于上善辭慰之遠怨之道也子宗諤七歲能文昉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卒官翰林學士工隸書多著述方期大用不幸知命深可惜也

呂蒙正

上嘗于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李生靈凋喪令人懷憶不謂今日效此繁盛蒙正避席對曰乘輿

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若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村落往往蕭條不必盡然也上爲之變色蒙正佯然復位不少詘。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例至是蒙正獨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猶有高才老於巖穴而未沾一命者乎此子甫離襁褓遽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官九品。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一知姓名便終身不能忘固若不知之爲愈乎時皆服其量其初相時朝士有藏古鏡者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

張齊賢

齊賢少貧力學慕唐李大亮之爲人遂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上召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上善其四策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命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吾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其人宰相才也吾不欲官之異時可使輔汝巳太宗策進士

欲擢齊賢高第而有司偶失掄選置不錄上不悅為一榜盡賜及第　齊賢四授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顧壽康寧世罕其比當其自司寇致仕還也大辭便坐方拜而作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為三既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閒曠當其貧時父死無以為葬河南縣吏有為辦其事者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至貴顯禮不替時論多之

賈黃中

黃中五歲時其父玭每旦必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恒食之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遂舉進士授校書郎累官參知政事時父已沒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為作詩以賜黃中性至孝時時念歸出知襄州自言母老乞留京上因謂侍臣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朕每與語甚明辨而黃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黃中遇疾二年卒時年僅五十六而母尚無恙竟如上言

既賚其母入謝上謂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于時賚錢三十萬外別賜母白金三百兩是時張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縉紳榮之

蘇易簡

太宗臨軒策士易簡對策三千餘言俄頃立奏上覽奇之擢冠甲科歷翰林學士常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牓于廳額時宰相李昉及學士宋白李至等在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昉等各賦詩紀其事他日直禁中以水試欹器上聞因覽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製也因奏持盈之戒上嘉賞所著有文房四譜續翰林志文集二十卷俱藏秘閣　易簡母薛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束以禮讓長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眞孟母也他日因言賈黄中母復謂侍臣易簡母亦如是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頓首謝

李至

太宗嘗幸秘閣出草書千文爲賜至至勒之石上曰千

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而資于敎化，莫孝經若也，爲書孝經以賜。

楊業

業事太宗爲代州刺史，代北苦寒，人多服貂罽，業但挾纊露坐，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自若也。嘗言吾爲將用兵，猶用鷹犬逐雉兎。朝廷以其老于邊事，命鎮代州。契丹兵入，每望其旗旗，輙引去，一時號爲楊無敵。代朔州之役，心知必不利，言于潘美，而爲將王侁所逼，遂敗績，身隕，騎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亟走還報天子。衆皆感泣，不肯去，無一生還者。事聞，上爲震悼。子延昭亦以善戰著，在邊二十年，契丹憚之，呼爲楊六郎。

姚坦

坦性强圓，爲益王府翊善，王嘗于邸中爲假山，費數百萬，旣成，召賓僚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州縣督迫小民，流血被體以成此，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營假山，聞之罷役。

呂端

端性凝重外去圭稜而中甚明了嘗使高麗渡海暴風折檣舟人怖甚端讀書恬然如處齋閣又嘗事許王元僖坐裨贊無狀遣官就鞫于府端方決事使至曰有詔推君端肅然顧左右取帽來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制問即罪人矣遂下堂隨問剖答太宗知端欲相之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他日曲宴上作釣魚詩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未幾相端　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乃潛結中宮謀立楚王元佐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得復有異議即奉太子發喪是爲真宗時垂簾引見臣下端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尋貶繼恩均州安置端軀肥偉階陛不便升陟上特敕拌人爲納陛焉上每見端必肅然拱揖而不名

潘愼修

慎修善奕，太宗嘗召與對奕，因作奕說以獻。大略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善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知斯五者，斯可與言棋。因舉十要以明其義。上覽之，稱善。

陳兢

江州義門陳兢，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睦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開寶初，兢家羣從千口，常苦食乏，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給之。後兢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及秋成。會歲儉穀貴，或勸令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彰旭家乏食，故貸之公粟，安得見利忘義，為閭上之事乎？太宗嘉其廉，遣中使賚御書以賜。宋世自兢家外，猶有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十世至四五世者，不下十餘族。江州許祚亦以族繁食不給，詔歲貸粟千斛。又有南康人洪文撫，六世義居，築書舍，來遊學志士。至道中，遣內侍齋御書百輔以賜[illegible]

賜之

种放

放字名逸，七歲能文，不應進士舉。父蚤歿，獨侍母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聚徒講學，得辟穀術，則爲堂于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性嗜酒，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淸寂，聊以養初。因號雲溪醉侯，爲歌詩，自稱退士。上聞，詔召之。其母恚曰：吾常勸汝勿聚徒，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因稱疾不出。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高之，爲給錢養母，不奪其志。已母喪，乃應召，爲大官。晚節頗飾輿服，杜鎬誦北山移文以誚之。

畢士安

士安本雲中人，少事繼母祝氏。祝謂曰：學不求良師友，不如不學。乃攜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丕、劉錫等游，遂爲鄭人。眞宗時與寇準並相。爲人有器槩，好讀書，雖耆年目眊，猶手自讐校，至親繕寫，尤精詞翰。有文集三十卷。生平寡交，惟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則其門人也。禹偁童時，士安識

之遊旅、卽留敘以學、遂登科第、進用在士安前、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云、

李沆

真宗時、沆在中書、一夕遣使持手詔、欲冊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時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上復問沆、沆曰、賞罰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執議如初、事遂止、

王旦

旦字子明、父祐有陰德、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已、旦生幼沈黙、祐器之曰、是兒當至公相、及長、第進士、知平江縣、廨舊有物恠、居者多不安、旦將至之前夕、守吏聞羣鬼啃呼曰、相君來矣、當避去、遂絕、帝擬相王欽若、以問旦、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渥、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聞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已旦没、欽若始入用、謂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遂[illegible]

于帝前數短旦旦獨專稱準帝一日謂旦曰卿雖稱其
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宜然臣在相位久闕失多準
于陛下無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中書有事
送密院違詔格準輒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
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第送還
密院準大慚旦以疾求避位帝見其容瘁憫然許之
尋又命以肩輿入使其子及省吏扶掖以見帝問曰卿
疾甚萬一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
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答時張詠馬亮皆尚書帝歷問
二人亦不對帝因曰試言卿意旦乃舉笏曰以臣之愚
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非臣所
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出卒相準　天書之說起
自王欽若帝思久之心憚旦謂欽若曰王旦得無不可
欽若曰臣當以聖意諭之因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帝
向猶豫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洛圖書何事
也鎬老儒不測上意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
自是意決遂召旦飲極歡及罷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
歸與妻子共之旦攜歸發視皆美珠也自是天書封禪

事遂不復異議。一生相業，惟此少玷云。

向敏中

天禧初，敏中進右僕射，上顧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即位來，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殊命也，其家今日賀客必多，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往，則門闌寂然，因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忭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眷恃殊，不能有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之勳德禮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設宴否，亦絕無。明日宗諤具白上，上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王欽若

欽若性機警，多險智，擢進士甲科，歷三司判，時度支員貲，古嘗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困不支，僕援啓指之。欽若聞，一夕命吏密校，及數翼日，即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未知耶？對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耳。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自是獨用欽若。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少嘗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遊蜀

至僕城道遇異人告以術曰若位宰相得其術則唐相
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說嘗用道家科儀建壇場醮
神宋書紫微字陳壇上自校道書增六百餘卷又表修
裴度祠于圃田

晏殊

殊有人倫鑒當世知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
及爲相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臺閣重臣皆極一時之
選而富弼楊察又皆其壻也晚歲尤篤學不倦有文集
二百四十卷又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選一百
卷及卒帝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

林逋

逋家錢塘自少不喜章句學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結
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其詩澄淡峭特然
就稾輒焚或請傳之逋曰吾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
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尚三百餘首預爲墓
于廬側臨殁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
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宋庠宋祁

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時人呼二宋而以大小別之祁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稾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他著撰亦甚富性清約莊重不及庠以是不得公輔庠仕終平章封莒國公

狄青

青起卒伍從征元昊嘗爲先鋒大小二十五戰每臨敵必被髮帶銅面具所至披靡莫有當其鋒者尹洙嘗與談兵即薦之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也青遂折節讀書悉通古名將兵法自是名益顯　青名動華夷而能以畏愼自保儂智高旣敗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便欲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吾寧失智高豈敢誣朝廷其面故有涅旣貴顯涅猶存上敕青傳藥去涅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願留以勸軍士不敢奉詔神宗考次近世將帥至青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中使祠其家

李垂

垂字舜工累官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一詣謁或問故答曰謂侍權怙勢異時必逐朱崖吾不能入其黨謂聞惡而出之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宰相重君文學擬擢知制誥而未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吾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官翰林學士矣今既老乃復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執政聞仍出之

韓琦

仁宗晚年連失三王寖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包拯范鎮等言極激切積五六歲未能行琦乃乘間進曰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擇宗室之賢者為廟社計乎他日又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主猶能若是陛下誠以太祖之心為心計立決耳自是策始決已英宗立客有從容語及定策事者琦必正色曰此上聖德神斷皇太后協贊之臣子何與焉神宗朝王安石創新法議開邊琦時撫大名上疏略曰始為陛下畫此謀者必曰治國必先富強然後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行免役造新制曰

下，官吏日以刻急從事，而農怨于畎畝，商歎于道路，民吏不得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壞斥四夷，而先使邦本動搖，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他日帝懷其疏示宰相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為民害乃爾。當是時，新法幾罷。琦以學士臨邊也，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與范仲淹同在兵間久，朝廷倚以為重，時則稱韓范。其相業與富弼齊名，並稱賢相，則又稱富韓。其在相，相人愛之如父母；在魏，魏人生祠之。遼使每過魏，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他日予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其像。其見重外夷如此。薨之前一夕，有大星隕治所，櫪馬皆驚。帝聞哭之慟，親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先是帝舉進士，名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及是知為琦瑞也。

富弼

弼入中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帝微覘知之，語學士歐陽修曰：古者命相或得諸夢卜，茍今日人情如此，其賢于夢卜遠矣。修頓首。弼嘗言：君

子與小人並處，勢必不兩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釁，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其終身皆出于此。晚年爲安石所擠，雖不得盡用，而帝卒眷禮不衰。

文彥博

仁宗方受朝，忽疾暴，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意欲何爲？自今疾勢損增，必以告，不爾，軍法從事。因與同列富弼等請直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叱曰：此豈論故事時耶？請立儲嗣，上業許之，而不果。已彥博既出，英宗立，詔入覲，謂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本先帝意與皇太后協贊，臣何力之有？且臣是時方在外，韓琦等承制受顧命，臣無與焉。元祐初，彥博既請老致仕，以司馬光薦，復召入中書，命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優宿德也。然彥博無歲不求退，當其歸洛也，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彥博交之，如布素然。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

用白香山九老故事，時置酒賦詩，序齒不序官，仍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羨慕之。

包拯

拯性峭直，不以詞色假人，平居無私書，雖故人親黨皆絕跡。嘗遺戒子孫曰：吾後人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入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天下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咸呼爲包待制，當立朝時，貴戚斂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云。

唐介

神宗以曾公亮薦，欲用王安石，介時參知政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介曰：安石博學而泥古，議論多迂闊，若使爲政，必多變更。因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帝數日不決，曰：當問王安石，介進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于翰林學士？必如此，亦安用執政爲？陛下必以臣不才，願先罷免。自是數與安石爭。

胡瑗

瑗以經術教授吳中者四十餘年立經義治事二齋其在湖州尤著科條纖悉必以身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從遊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凡出瑗門者衣服容止往往相類行道遇之皆識其爲弟子云

閻文應

仁宗既廢郭后楊尚二美人益專寵上體爲羸至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雖亟以爲言然未能去也時內侍文應用事性强決早暮言之一日仁宗厭其煩佯應曰諾文應乃立以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泣涕辭不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尚何言竟驅之登車去翌日勅尚氏爲女道士楊氏安置別宅然郭后之廢且死文應實爲之

蔡襄

元昊猾欵始自稱兀卒既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使朝廷賜之詔而亦稱我翁是何等語朝議是之其知泉州也距州二十里有萬安渡絕海而濟人苦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至今賴之又植松七百

里以庇行道閩人為勒碑紀德　襄尤工書書為當時第一仁宗製元舅隴西王碑文特命書之及命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上重之嘗親書君謨二字以賜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閥自謂為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第一京以族孫引嫌奏降第二佃終身憾之

王素

素知諫院遇事感發多所匡規王德用嘗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原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曰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為立遣二女出

陳襄

襄倡道海濱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時號四先生嘗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拒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抑之乃盜也蓋畏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歐陽修

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之不顧、放逐再三、而志意自若、在滁自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隨然自遠、人莫窺其際也、好獎引後進、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初皆未知名、修游其聲譽、卒爲聞人、著集古錄、凡周漢以來金石遺文、蒐摘隱僻、一切掇拾、研考異同、立說于左、的的可表証、奉詔修唐書、自撰五代史、多取春秋遺旨、法嚴而詞約、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曾鞏

鞏字子固、爲文本原六經、斟酌于司馬遷韓愈、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少與王安石遊、安石名未震、鞏薦之歐陽修、及得志、遂與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當貴、何吝也、鞏曰、臣所謂吝、謂吝于改過耳、帝然之、

呂誨

誨疾甚、表求致仕、略云、臣本無宿疾、偶因醫者用術乖方、

安投湯劑差之指下嚙延四肢一身之微固無足惜而負九族之託心實痛之蓋以身疾喻國事也蔣三居言責論列必關大計直聲震天下及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矍然起張目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錢顗

顗為殿中侍御史以論事忤旨即拂衣上馬去家貧母老至乞貸親舊以給朝晡怡然無羈宦之色蘇軾贈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遂目為鐵肝御史

唐坰

熙寧初唐坰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強神宗最悅其語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輩安石尤喜之已而與安石貳一日押陛請對直至御坐前展疏搢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略謂安石專權蔽賢會布等表裏作姦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

事安石無異妾婦元絳薦向爲安石顧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王誅安石爲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珦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衞士相顧失色尋貶潮州別駕

呂公著

新法行公著極言之謂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與安石怒其深切已復謂呂惠卿姦邪不可用遂出知潁州後累官至宰相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焉

蘇軾

軾之謫黃州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及知杭州則訪李泌六井與白居易西湖遺跡爲浚茅山鹽橋二河制牐以蓄洩湖水而因以餘力復六井之舊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築爲長堤以通行者又募人種菱湖中使葑不復生而堤上

則植其塚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然人遂目爲蘇公堤其去也民皆畫像飲食必祝其有德于杭也已貶惠州居三年泊然無介帶已又貶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而獨與幼子過著書爲樂時從父老遊若將終身焉建中初卒常州　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惟而詰之軾曰我正欲識此諸人耳蓋是時已有頡頏賢豪之志弱冠父子兄弟同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擢上第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

蘇轍

轍累官門下侍郎自紹聖後以言忤旨蔡京復用事于是貶謫遷徙無虛日晚築室于許自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及卒追復端明學士其文汪洋淡泊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于世嘗使契丹契丹館客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其全

集云、

黄庭堅

庭堅在紹興初以證鐵龍爪治河爲兒戲章惇惡之貶涪州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時稱四學士而庭堅尤工詩蜀中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初遊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

文同

同字與可漢文翁後自號笑笑先生工詩文篆隷行草飛白其襟韻瀟灑點埃不到如秋月霽雲善畫竹初不自貴惜四方持縑素請足相躡于庭同厭之投縑于地駡曰吾將以爲韈元豐初赴官陳州行至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整衣冠坐而卒有崔公度者先與同同爲館職及是見同南京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與汝語公度意爲画也明日往同曰與公語則左右顧若恐聽者徐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同也

石延年

延年、字曼卿、跌宕任氣、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怪之、以爲非常人、因益奉美酒二人飲至夕、無酒色、相揖去、明日都下競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知乃劉石也

劉安世

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任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脫有觸忤禍譴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恨弗得爲之、汝今幸居此、正當捐軀報國、即使得罪流竄、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于是始受命、立朝正色、時時面折廷諍、旁觀者至悚縮流汗、而安世自若、時目爲殿上虎

鄧綰

綰初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因條上時政、言陛下得伊呂之佐、力行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願勿移于浮議益堅安石意、未幾驛召入對、帝問曾識安石與不、綰

對不識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綰君今當作何官不失爲要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將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笑罵好官須我爲之尋同知諫院

周敦頤

敦頤胸懷灑落如霽月光風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尤善開發人先在桂陽郡守李初平賢之謂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侯師聖學于程頤未悟訪敦頤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談三日夜乃還頤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先知南康家廬山之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因取營道所居濂溪名之學者遂稱濂溪先生著有太極圖說

程顥

顥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色自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初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得之嘗言異端害道昔乘其迷暗今乘其高

明雖有高才明智，而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卒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爲悼惜。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熙寧中，顥爲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勸帝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帝俯躬答曰，當爲卿戒之。帝素重其名，每召見且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諮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使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王安石變法，言者甚力，顥嘗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謂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

程頤

頤字正叔，于書無所不讀，其學之要歸，惟誠爲本。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以播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鋭，以守疆土，吾得而安之。苟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天地間一蠹耳。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于是著易傳春秋傳。頤淵源與濂溪，皆爲名士，學者稱伊川先生。

張載

載字子厚，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

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爲遠器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無得乃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聽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因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棄異學屏居南山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須臾未嘗忘也其論定井田學校諸法皆可指諸實事關中士子稱橫渠先生著西銘正蒙行世

邵雍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始爲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榻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翻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其學探賾索隱妙悟神契自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及古今世變飛走草木之情性無不深造曲暢浩博汪洋然多其所自得者　雍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名其居曰

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閒出遊城中風雨即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僕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去之好事者為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先是北海李之才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因從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既獨得其宗遇事輒能前知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學者稱堯夫先生

胡安國

安國學術以聖人為標的而有意于經世見中原淪沒嘗若痛切于身自登朝迄謝事垂四十年而實歷不及六載嘗言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此何足道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

萎死而松柏梃然獨秀云。寅、本安國弟之子，安國子之。少孤，避難，父聞之空閣，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乃別置書數千卷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舉中進士甲科。

范純仁

純仁生時，其母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甫八歲，能講解所授書。少與胡瑗、孫復、石介諸名士遊，嗜學不倦，夜分不寢，置燈帳中，至帳頂如墨色。既第進士，以不欲遠離父母，不就官。父仲淹沒，始以著作佐郎知襄城。襄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後漸廣茂，人呼爲著作林。元祐中，司馬光秉政，將盡改熙寧之法，純仁謂光曰：去其泰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姦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且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何如少年媚安石以速富貴哉。純仁素善光，及歸事規切又如此。純仁性夸易，絕不以聲色加人，自布衣至宰相，廉儉一節，先提舉留司

與司馬光等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前後所得奉入悉用廣義莊嘗言我平生學問得之忠恕二字畢生受用不盡蓋立朝家居未嘗須臾離此云

謝良佐

良佐師事程頤與游酢呂大臨楊時並稱程門四先生學甚博每稱引前史不差一字事未徹則顙有泚與程頤別一年所復來見頤問所進曰也來但去得一矜字耳頤嘗謂朱光庭曰是子爲切問而近思者

尹焞

焞少師程頤嘗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歎曰此尚可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以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焞自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後爲召至京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靖康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得免已劉豫聞禮聘之焞不從遂奔蜀至涪涪頤讀易地也爲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能識其面久之以薦

被召至則遺書秦檜論熙和議檜惡之遂乞歸若頤嘗
言吾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楊時

時字中立第熙寧進士是時河南二程方講孔孟絕學
河洛士翕然宗之時聞調官不赴即以師禮事顥于潁
昌相得懽甚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事
頤于洛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及頤
覺則門外雪深已三尺許張載著西銘時疑其兼愛與
頤往復論難得理一分殊之說豁然有悟自是歸而杜
門者十年四方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仕
徽宗朝居諫省凡九十日其闢王氏學排靖康和議則
論列之大者嘗有使至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其
名動華夷如此

李侗

侗受學于豫章先生羅從彥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
亦靜坐從彥令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
所謂中者侗久之融釋洞徹謝絕世故四十餘年飲食
或不充而怡然有以自適與鄉人處笑談終日油油如

也、嘗言學問之道、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昕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遣其子熹受學、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李公麟

公麟字伯時、第進士、好古、多識奇字、夏商來尊彝鐘鼎、皆能考證世次、辨其款識、聞一妙品、不惜千金、必求得之、紹聖末、朝廷得一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且其質堅甚、非昆吾刀蟠肪不可治、瑑法中絕、眞秦李斯所爲無疑也、議由是定、元符中、歸老龍眠山、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識者以爲顧愷之張僧繇之亞、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而因畫爲累、但以藝傳云、

米芾

芾字元章、爲文奇險、尤妙于翰墨、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精臨模、至亂眞不可辨、性嗜古、每遇古圖書器物、極力求取、必得乃已、冠服效唐人、風神蕭灑、好潔成癖、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而大喜曰、此足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爲兄、其狂動輒在多類此

子友仁亦善書畫世號小米待楚山清曉圖獻上于朝

陳禾

徽宗初童貫用事與黃經臣盧航表裏作姦時陳禾爲右正言抗章劾貫等怙寵弄權大壞國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乞遠竄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輒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之愈切上乃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時內侍請上易衣上卻之曰留以旌直臣

崔鶠

靖國中以日食求言鶠上書發章惇之姦言極切直其略曰臣至自草萊不知朝廷之士特性故逐臣司馬光者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者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不知此何說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是姦也包苴滿門私謁蹊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是姦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是姦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則坐以刺譏直諫則陷以指斥是姦也

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語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亦不知狸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尤惇之狙詐狡險天下呼爲惇賊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疏上天下傳誦之 欽宗即位鶠又上疏力詆蔡京其略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死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是京之本謀也而馮澥猶言士無異論太學之盛尚敢爲此姦言乎京以學校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令禁其收藏苟綱密出亦已嚴矣而猶以爲太學之盛乎蓋自惇京倡爲紹述以來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罔矣紹述開邊而塞鹿犯闕矣京之破壞天下于茲已極尚忍使其餘黨再破壞耶京姦邪大類王莽而朋黨過之願斬京以謝天下鶠平生爲文甚多然蓋無留稿尤長于詩清贍雅澀各法度、

趙遹

政和中，晏州夷酋卜漏謀反，據輪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阬阱，仆巨木，布渠谷，夾以弩隊，官軍不能進。時道遹為招討使，環攻其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猱，乃遣壯丁捕猱，得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臘，縛之猱背。是身率正兵攻其前，且多戰鬭際之夜，陰遣奇兵從險絕處負梯銜枚，引猱上，死，及賊柵，出火然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猱發火，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遹望見火，從前直逼之，前後夾攻，賊死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遂平。

章惇

初惇之入相也，會妻張氏病將革，屬惇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卒，惇一日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垂絕之言。惇無以對。徽宗時，惇貶雷州，初蘇軾謫雷，不許占官舍，及僦民居，惇又以為強奪民居，追民究詰。及是惇遣問舍，此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瑩華秘獄，序主之，曾

布實附會其事、初議官議罷、獨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
誅、與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聳然、于是死者甚
人、孟后遂廢、

蔡京

京前後凡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絛、凡
京所判、皆絛爲之也、絛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
迎揖、囁嚅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以是恣爲姦利、
無不得所欲、帝時亦厭薄之、而京殊無去意、一日乃
呼童貫詣京、使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當
有相讒者、不得已乃謝事、攸京長子也、權勢軋于京、
浮薄者復間之、父子遂各立門戶、爲讐敵、攸一日詣京、
京正與客語、客避之、攸甫入、遽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
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有
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
欲以吾爲疾而罷吾也、越數日、京致仕、攸既得幸、帝
進見無時、與王黼並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
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語、以相謔浪、
妻宋氏出入禁掖、童貫伐燕、攸爲副宣撫、陛辭日、道二

